-----X

美利坚合众国，

诉

23 Cr. 118 (AT)

郭文贵

被告。

审判

-----X

纽约州纽约市，

2024年5月24日

上午10:15

庭前：

尊敬的阿娜丽莎-托雷斯法官大人，

地区法官

-及陪审团-

出庭律师：

达米安-威廉姆斯

纽约南区美国联邦检察官

代表：迈卡·F·费根森

瑞安·B·芬克

贾斯廷·霍顿

朱莉安娜·N·莫里

助理美国检察官

萨布丽娜·P·施洛夫

被告律师

PRYOR CASHMAN LLP

被告律师

代表：西德哈达·卡马拉珠

马修·巴肯

ALSTON & BIRD LLP

被告律师

代表：E·斯科特·舒里克

其他出席人员：

Isabel Loftus, 美国检察官办公室专家助理

Michael Gartland, 美国检察官办公室专家助理

Geoffrey Mearns, 美国检察官办公室专家助理

Robert Stout, 联邦调查局特工

Ruben Montilla, 辩护方专家助理

Tuo Huang, 翻译 (普通话)

Shi Feng, 翻译 (普通话)

(一个由 12 名陪审员和 6 名候补陪审员组成的陪审团被正式挑选并宣誓)

法官说：请各位律师上前。

(边栏会议讨论，仅法官和双方律师)

法官说：谁来为政府开庭陈述？

费根森律师说：我来，法官大人。

法官说：辩方呢？

施洛夫律师说：我来，法官大人。

法官说：好的，你们可以回到座位。

施洛夫律师说：谢谢。

(公开法庭)

法官说：早上好。

陪审员们说：早上好。

法官说：陪审员们，本案已正式开庭，你们是本案的陪审团成员。如你们所见，陪审团由 12 名成员组成。此外，还有 6 名候补陪审员。如果你是候补陪审员，你需要像陪审团成员一样仔细地关注证据。如果出于任何原因某位陪审团成员无法继续担任，候补陪审员将需要顶替那位陪审员的位置。

现在，我将向你们提供一些初步指示，指导你们参与审判。

审判的第二部分即将开始。这一部分是检方的开庭陈述。在政府的开庭陈述中，检方需要向你们说明他们打算通过什么证据来支持对被告的指控。一旦政府的开庭陈述完成后，辩护律师有权选择是否进行开庭陈述。

律师在开庭陈述中所说的内容并非证据。从某种意义上说，开庭陈述是律师预期证据将会显示的内容的预览。

接下来，政府将提出一名证人并向该证人提问。这称为直接询问。政府完成这些问题后，辩护方将有机会对证人进行提问。这称为交叉询问。对于检方将提出作证的每一位证人，这一过程都将继续进行。

当政府结束所有证人的传唤后，辩护方将有机会提出证人。请记住，辩护方不需要证明任何东西。因此，他们不必交叉询问政府的证人或提出自己的证人。

一旦双方都结束了证人传唤，辩护方和检方将有机会向你们做出结案陈述。这些结案陈述不会成为证据。它们只是律师为讨论案件中的事实和情况而做出的论点，应该限于证据和从证据中得出的合理推论。因此，开庭陈述和结案陈述都不是证据，你们应该忽略任何不基于证据的律师陈述或论点。

在结束辩论之后，我将给你们详细指导与这个特定案件相关的法律。当我完成我的指导后，你们将退庭进行商议，以达成一个裁决。

现在我将指导你们关于证据的事项。首先，让我告诉你们什么是证据。

基本上，证据包括在宣誓下的口头证词、各方的协议，以及在审判期间由控方或辩方引入并被允许作为证据的物证。如果向你们提供了证物进行检查，你们应该仔细、个别地检查它们，并且不发表评论。

证据有两种类型——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直接证据是对事实的直接证明，如目击证人的证词。间接证据是对事实的证明，你可以从中推断或得出其他事实的存在。这里有一个经常在这个法院中使用的间接证据的简单例子。假设今天早上你来法院时，太阳正辉映而天气宜人。假设法庭的窗帘已拉下，你无法看到外面。当你坐在这里时，有人带着一把滴水的雨伞走了进来。几分钟后，另一个人也带着一把湿漉漉的雨伞进来了。现在你无法看到法庭外面，也无法看到是否在下雨，所以你没有这个事实的直接证据，但基于我要求你假设的事实组合，你得出正在下雨的结论是合理且逻辑的。这就是所有的间接证据。你根据理由、经验和常识，从一个已确定的事实推断出某个其他事实的存在或不存在。

并非所有的间接证据都提供清晰、有力的推理。由间接证据产生的推理的强度由你们来决定。案件结束时，我将就这些以及其他事项给予你们进一步的指导，但请记住，你们可以考虑这两种类型的证据。

如果指示你们某些证据仅为了有限的目的而接受，你们必须遵循该指示。

无论是律师还是我自己提出的问题本身并不构成证据。只有问题连同答案才是证据。因此，你们不得仅从提问本身推断任何事实。我之所以向你们指出这一点，原因很简单。在提问过程中，控方和辩方可能会行使权利，反对对方的问题、对问题的答案，或对证物的引入，理由是律师认为它在法律上某种程度上是不当或不可接受的。在那时，我会支持或驳回异议。如果我支持对一个问题的异议，你们必须忽略这个问题及其答案（如果已经给出答案的话）。你们也不得从问题或任何答案中推断，也不得猜测证人如果被允许回答会说什么。

从记录中删除的证据也必须被忽略。

相反，如果我驳回异议，那么问题将被允许提出，答案将被保留，并作为证据存在。当我驳回对任何证据的异议时，你们不得对该证据赋予比未提出异议时更多的重视。

请记住，我对法律的裁决仅仅是裁决，绝不可以被你们认为表明我对被告有罪或无罪有任何意见。根据我们的法律，法官不得也不会对被告的有罪或无罪持有任何意见。陪审团的成员们，只有你们自己是事实的唯一和排他的裁判者。

现在我希望你们理解，异议可能会很快提出，有时双方可能看起来很担忧。请不要因此而感到不快或惩罚任何一方。要理解他们只是在做他们的工作，这是其中的一部分。

正如我在开头所说，你们是事实的审判者。因此，由你们决定相信哪位证人，不相信哪位证人。此外，你们还将决定接受每位证人证词的多少，拒绝多少。

你如何决定什么应该相信，什么不应该相信？听证人的话，看他们，观察他们，然后像你在日常生活中决定此类问题一样，决定你是否相信他们。他们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他们是否坦率、诚实、开放和真实？他们有理由伪造、夸大或扭曲他们的证词吗？在评估所有证词时，只需运用你的常识。你们只需做的就是应用你在日常生活中会使用的同样的常识来判断谁在告诉你真相，谁没有，以及谁告诉你的不是全部真相。

请记住，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证据的质量，而不是证据的数量或任何一方召唤的证人数目。

你们必须仅根据案件的证据和法律来判断案件，不能受到任何个人喜好、意见、偏见、同情或偏见的影响，包括无意识的偏见。无意识或隐性偏见是人们可能在意识上拒绝接受的刻板印象、态度或偏好，但可能在没有意识、控制或意图的情况下表达出来。如同有意识的偏见一样，无意识的偏见也会影响我们评估信息以做出决策的方式。我们所有人，无论我们多么努力，都倾向于通过自己的经验和背景的镜头来看待他人，并评估他们所说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有对他人进行刻板印象和做出假设的倾向。我们经常通过一个倾向于偏爱像我们自己的人的模糊过滤器来看待事物和评估证据。你们必须尽力摒弃这些刻板印象，因为所有诉讼当事人和证人都无权获得一个我们尽力摒弃刻板印象和偏见的公平竞争环境。你们应当仅根据案件的证据和我对法律的指导来作出判断。

尽管你们是事实的唯一裁判者，我的职责是作为法律的唯一裁判者。你们必须毫不犹豫或保留地接受我给出的法律。即使你们私下不同意我或法律，也必须接受我给出的法律。

有三条适用于本案和所有刑事案件的基本法律原则——无罪推定、控方的举证责任和举证标准。

首先是无罪推定。被告被推定无罪，这一推定在整个审判过程中都伴随着被告，除非且直到被告的罪行被证明超越合理怀疑。起诉书中包含的对被告的指控只是指控，仅此而已。它不是罪行的证据或其他任何东西。因此，因为还没有向你们提出任何证据，如果你们现在进行审议，你们将不得不判定被告无罪。

第二点是控方的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在政府身上。辩护方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也不需要做任何事来证明其无罪。辩护方可以选择什么也不做，而是仅仅坐着。为什么？因为辩护方没有举证责任，而被告被推定为无罪。因为无罪推定，被告无需提出辩护或召唤任何证人。如果被告选择不上证人席为自己作证，你们不得由此产生任何负面推论；换句话说，你们不能因此而对被告不利。

第三点是举证标准。控方需要证明被告的罪行达到无合理怀疑的程度。这个标准不要要求控方将被告的罪行证明到绝对没有任何疑问或数学上的确定性。然而，控方确实必须证明被告的罪行超出合理怀疑的范围。如果怀疑不是基于证据的性质和质量或证据的不足，而是基于与证据无关的某种猜测、心血来潮或推测，那么这种怀疑就不是合理的。

在审判结束时我给你们在最后指导中，我将给你们关于被告具体指控的法律的详细指示。这些指示旨在指导你们进行审议，并帮助你们做出决定。

最后，我现在将指导你们在审判期间应如何行事。

你们在审判期间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

你们在审判期间必须保持清醒。

你们不能向证人提问。

在审判期间，不要与自己或其他任何人就与案件相关的任何事情交谈。你们可以告诉与你同住的人和你的雇主你是一名陪审员，并告诉他们你需要何时出庭，但你不可以与他们或任何其他讨论与案件相关的任何事情。在审判期间，不要请求、接受、同意接受或与任何人讨论为提供有关审判的信息而收取或接受任何支付或利益的事宜。如果你知道有任何人试图不当影响你或任何其他陪审团成员的事件，你必须立即直接向我报告。

不要访问或查看被指控犯罪发生的地点或案件涉及的任何其他场所。你们也不得使用互联网地图、谷歌地球或任何其他程序或设备来搜索和查看证词中提到的任何地点。

不要阅读、观看或听取任何通过报纸、电视、广播、互联网、社交媒体或任何其他新闻媒体报道的案件报道或讨论。不要尝试研究与本案相关的任何事实、问题或法律，无论是通过与他人讨论、在图书馆研究、在互联网上查找，还是通过任何其他方式或来源。

在这个即时电子通讯和研究的时代，我想强调，除了不与任何人面对面谈论案件外，你们也不得通过任何其他方式与任何人沟通案件，包括通过电话、短信、电子邮件、互联网聊天或聊天室、博客或社交网站，如 Facebook 和 X。你们不得通过任何方式向任何人提供有关案件的任何信息，这包括在任何设备或互联网站点上发布有关案件的信息或你们在案件中的行为，包括博客、聊天室、社交网站或任何其他方式。

你们也不能通过谷歌或其他方式搜索关于案件或适用于案件的法律或案件相关人员的信息，包括被告、证人、律师和我自己。

现在，女士们，先生们，我希望你们理解这些规则为何如此重要。我们的法律不允许陪审员与他人讨论案件，也不允许任何人与他们讨论案件，因为只有陪审员有权作出裁决，只有你们被认为是公正的，也只有你们承诺会公正。没有其他人具备这样的资格。

我们的法律也不允许陪审员在法官告诉他们开始审议之前彼此讨论案件，因为过早的讨论可能导致过早的最终判决。

我们的法律同样不允许你们前往证词中提及的地点。首先，你们无法总是确保该地点与问题当天的状态相同；其次，即使地点状态相同，一旦你们前往证词中提到的地点来评估你们所看到的证据，你们就成了证人，而不是陪审员。作为证人，你们现在可能对现场有一个错误的看法，这可能无法被任何一方更正。这是不公平的。

最后，我们的法律要求你们不得阅读或听取关于本案的任何新闻报道，也不得尝试研究与本案相关的任何事实、问题或法律。你们的判决必须仅基于在法庭上呈现的证词和其他证据。基于某个记者的观点或意见，或者基于你们在法庭外获得的信息来做出判决，对当事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这些规则旨在帮助保证公正的审判，我们的法律相应地规定了如果不遵守这些规则将面临严重后果。我相信你们理解并重视遵守这些规则的重要性，并且按照你们的誓言和承诺，我知道你们会这样做。

在审判过程中，可能需要我与律师在你们听不到的情况下就法律或程序问题进行商讨。有时你们可能因此而被请出法庭。我将尽量减少这些干扰，但你们应记住你们在此确定的事项的重要性，并且应该保持耐心，即使案件的进展看似缓慢。

最后，我允许陪审员做笔记，但你们并不必须做笔记。笔记只是帮助你们自己回忆的工具。本案的法庭记录员记录法庭上说的每一件事，任何部分的证词都可以在你们的审议期间在公开法庭上向你们重读。

如果你们选择做笔记，请注意做笔记可能会分散你们对证人席上正在发生的重要事情的注意力。无论你们是否做笔记，都应依赖自己的记忆，并且不要因为其他陪审员做了笔记就受到影响。

我刚刚告诉你们，你们必须报告任何人试图不当影响你们的行为。律师除了在本法庭记录中发生的互动外，不得与你们有任何接触。例如，如果你们在走廊或外面看到一位律师，而律师没有打招呼或认可你们的存在，请不要认为律师是在无礼。律师们根本就不允许与你们有那种类型的接触。

现在，由美国助理检察官米卡·费根森将做开庭陈述。

费根森律师说：本案涉及被告郭文贵如何诈骗数千名投资者高达 10 亿美元，以及他如何将受害者的数百万美元用于个人消费。

在网络视频中，被告推销了一系列公司的投资。在这些视频中，被告说了很多虚假和误导性的话。但其实，被告的欺诈行为很简单。他向受害者承诺他们会变富，他们的投资是安全的，他们不会损失任何钱。他告诉他们，作为一个超级富豪的亿万富翁，他会亲自担保并偿还任何损失。他向他们保证，绝不会让他们的投资被窃取。这些都是谎言。事实是，被告拿走了投资者的钱，用在自己身上——百万美元的汽车、游艇、豪宅。郭文贵进行了一场简单的骗局，但规模宏大。他用从他欺骗和欺诈的人那里偷来的钱过着亿万富翁的生活方式。

被告不可能单独进行这么大规模的诈骗。你们将了解到，被告和他的犯罪伙伴建立了一个由不同公司组成的犯罪企业来实施这场欺诈。其中一些公司在纽约市就设有办公室。员工们称被告为老板和主要负责人。被告及其核心圈子利用这些企业从受害者那里窃取金钱，并将其用于自己的消费。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原因，因为当被告从人们那里骗取金钱时，他犯下了几起涉及欺诈的罪行。当他和他的合伙人挪用投资者的资金以掩盖他们自己在消费这些资金时，他们犯下了洗钱罪。并且因为被告利用一个犯罪企业——他控制的一群人和公司，犯下了这些罪行，他犯下了一个组织犯罪罪名，即 RICO 阴谋罪。

女士们，先生们，在这个开庭陈述中，我将告诉你们本次审判的证据将显示什么，以及政府将如何证明这一点——证明被告有罪，达到超越合理怀疑的程度。

那么首先，证据将显示什么？多年来，被告欺骗了数千人，并窃取他们的资金来支付他无法再承担的生活方式。你们看，被告曾经是中国的一个富有的房地产开发商。但他离开了中国来到了美国。最终，被告开始公开批评中国政府，即中国共产党，简称 CCP。他开始接受采访并广播他自己的视频。

他不仅谈到了 CCP。被告还谈论了他的财富。他炫耀他在中央公园的 7000 万美元的公寓，或他的 3000 万美元的游艇。

被告这种炫耀财富和批评 CCP 的混合方式很受欢迎。他在华人社区成为了网络名人。他有成千上万的追随者。你们将了解到，CCP 不喜欢这样，他们试图让被告噤声，甚至试图将他带回中国。你们还将了解到，在这些计划开始之前不久，中国和香港政府查封了被告的资产。因此，被告需要钱。

现在你们将了解到，被告向受害者推销了许多不同的投资计划，但每一个计划都只是同一个简单诈骗的新变种。被告告诉他的追随者，他们的钱将用于投资，并且他们不会有任何

损失。相反地，被告窃取了受害者的钱并将其用于自身。他通过四个主要计划实施了这一行为——GTV；农场借贷；G/CLUBS；以及喜马拉雅交易所。我将依次讨论每一个计划。

被告筹集资金的第一个业务是 GTV。GTV 是什么？它是一个在线媒体公司，拥有一个网站和一个应用程序，上面有被告的视频和他的直播。被告告诉他的追随者关于 GTV 的事情是什么呢？他告诉他们，这是一个没有任何风险的致富特别机会。在 2020 年，被告在他的在线广播中宣布，他会让他的追随者购买 GTV 股票。被告告诉他的追随者，投资 GTV 没有风险。他告诉他们，他会亲自偿还任何损失。他告诉他们，投资 GTV 只会让他们赚钱。这些都是谎言。被告甚至对 GTV 投资最基本的部分撒了谎——从 GTV 投资者那里筹集的资金将被用于 GTV，用来发展 GTV 的业务。即便是这个基本的承诺也是一个谎言。

但被告的追随者信任他，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入。几个月内，受害者投资了超过 4 亿美元于 GTV。

被告实际上用那些钱做了什么？几乎是立即的，GTV 筹资结束后仅几天，被告就拿走了 1 亿美元 GTV 投资者的资金，用于他儿子名下的一项高风险投资。他本质上是用 GTV 投资者的 1 亿美元进行了赌注，将这笔钱送到一家对冲基金进行了极其高风险的投资。这个赌注甚至不是代表 GTV 做的；它是被告儿子所拥有的公司的名义做的。然后猜猜怎么着？对冲基金的赌注没有成功。这次对冲基金的赌注亏损了 3000 万美元。被告告诉 GTV 投资者，他会亲自保证他们的资金并偿还任何损失。他偿还了这 3000 万美元的损失吗？没有。那只是一个谎言。

GTV 是什么？这是郭文贵用来骗取他人钱财的一种方式。但这并不是唯一的方式。除了 GTV，还有农场借贷计划。

现在来谈谈“农场”，这些“农场”与农业或农耕无关。被告用“农场”这个词来指代他在不同城市或国家的追随者的在线群组。而农场贷款计划只是继续 GTV 计划的一种方式。你看，几乎立即，美国监管机构就开始调查 GTV 的活动。资金被冻结，GTV 的银行账户被关闭。但被告，他没有停止。相反，在他的直播中，被告将这些问题归咎于中国政府。他声称那些抱怨自己的钱被盗的受害者是叛徒和 CCP 的间谍。

被告告诉他的追随者们他们仍然可以购买 GTV 股票；他们只是不能称之为股票。相反，投资者可以使用通过“农场”组织的“借贷”。你看，每个“农场”都开设了银行账户，用于收集并汇集“农场”成员，即投资者的资金。被告告诉他的追随者，要获取 GTV 股票，他们可以与某个“农场”签订“贷款协议”并将钱汇给那个“农场”。他说“农场”会随后与 GTV 签订贷款协议，几年后，被告的追随者，即“农场”成员，可以选择获取 GTV 股票或现金。但这又是一个谎言。被告和他的洗钱者为自己窃取了“农场”贷款资金，受害者什么也没有得到。

GTV，然后是农场贷款计划。农场贷款是什么？这是郭文贵用来骗取他人钱财的另一种方式。

下一个骗局是 G/CLUBS。现在 G/CLUBS 据称是一个高端生活方式会员俱乐部，但实际上，这只是被告又一种不称其为股票的方式来销售股票。被告告诉他的追随者，通过支付 G/CLUBS 的初始会员费，他们将获得 GTV 或 G Fashion（被告的服装公司）的股票。初始会员费是多少呢？初始费用从 10,000 美元起，高端可达 50,000 美元。被告的数千名追随者支付了这笔费用，向 G/CLUBS 汇入了数亿美元，并期望获得股票作为回报。但 G/CLUBS 的会员并没有获得股票。这又是一个谎言。

会员们为他们花费数万美元的会员资格得到了什么吗？他们主要得到的是在 G Fashion 的折扣，G Fashion 向被告的追随者销售昂贵的服装，比如一条 800 美元的运动裤。如果你为 G/CLUBS 会员资格支付 10,000 美元，你可以获得这个价格的 10% 折扣。而 G/CLUBS 会员没有获得股票或任何价值数万美元的好处，被告却将 G/CLUBS 的会员费用用于自己和他的家人。

GTV，农场贷款，G/CLUBS。G/CLUBS 是什么？这是郭文贵用来骗取他人钱财的另一种方式。

被告不仅仅向他的追随者推销股票；他还推销了在喜马拉雅交易所上售卖的一对加密货币。起初他称它们为 G 币和 G 美元，后来它们变成了喜币和喜美元——喜币代表喜马拉雅币，喜美元代表喜马拉雅美元。这些加密货币是另一个骗局。在他的直播中，被告对这种加密货币讲述了他典型的谎言，保证投资者不会亏损。他告诉他的追随者，喜币有 20% 由黄金支持。女士们，先生们，喜币并未由黄金支持。

被告诱骗他的追随者购买喜币和喜美元，因为他想要更多的钱。你们看，唯一可以购买喜币或喜美元的地方是一个名为喜马拉雅交易所的所谓加密货币交易所。但喜马拉雅交易所是由被告的洗钱者运营的；这个洗钱者也帮助他窃取了农场贷款资金。你们将了解到，当被告处于困境且需要资金时，被告的洗钱者从喜马拉雅交易所发送了 3700 万美元——真实的美元，不是喜美元——来帮助被告摆脱困境。这 3700 万美元是受害者汇给喜马拉雅交易所的钱，被用来为他谋利。

GTV，农场借贷，G/CLUBS，喜马拉雅交易所。

喜马拉雅交易所是什么？这是郭文贵用来骗取他人钱财的另一种方式。

这四个计划实际上只是同一个骗局的不同版本，被告诱骗人们的钱，以便他能够将这些钱花在自己和他的家人身上。他这么做完全是出于贪婪。他用投资者的钱支付豪华游艇，私人飞机，购买豪华汽车，一辆几乎价值一百万美元的兰博基尼，一辆花费 400 万美元的布加

迪，为他儿子购买的价值 400 万美元的法拉利，第二艘豪华游艇，一座他花费数百万美元翻新的 50,000 平方英尺的豪宅，以及购买诸如 35,000 美元的床垫和 60,000 美元的电视等物品。那些受害者，那些被被告窃取资金以资助这些挥霍行为的投资者呢？他们一无所获。他们只是失去了钱——他们存下的钱，他们借来的钱，他们的家庭资金，他们认为是安全的钱。而他就这样偷走了这些钱。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反对。

法官说：反对无效。

施洛夫律师说：这是开庭陈述。

法官说：反对无效。

费根森律师说：这就是证据将显示的内容。

政府将如何向你们证明被告有罪呢？你们将会看到并听到几种不同类型的证据。你们将听到被告自己的话。你们将看到被告在视频中一次又一次地撒谎。你们将看到他撒谎说他的受害者不会亏损，他会偿还任何损失，他绝不会将投资者的钱用于自己。你们还将听到他对如何使用投资者资金撒谎，声称他甚至没有动过一分钱，并承认如果他动了，那将是一种犯罪。

你们还会听到被告和他的同谋在电话中所说的话，当时他们不知道他们正在被一个关心的员工录音。你们会听到被告命令他的同谋转移 1 亿美元的投资者资金，这些资金后来被他用来购买他的豪宅。你们会看到与四个主要欺诈有关的记录，关于投资者的钱本应如何使用的记录，然后你们会看到实际使用情况的记录，银行记录显示被告和他的同谋如何使用数十个空壳公司和数百个银行账户来掩盖他们在自己身上花费投资者钱财的事实。

你们会看到 GTV 投资文件，该文件表明 GTV 投资者的钱将用于 GTV 的业务发展，然后你们会看到记录显示 1 亿美元的 GTV 投资者资金被用于为被告的儿子进行对冲基金赌注。

你们会看到给受害者的农场贷款合同，最终对他们来说毫无价值的纸片。你们会看到银行记录显示农场贷款的钱只是被盗用了。

你们还将看到被告使用 G/CLUBS 会员费购买的物品的照片，同时在他的录制的直播中承诺，G/CLUBS 会员是投资 GTV 或 G Fashion 的一种方式。你们将看到停在被告康涅狄格州家中车库的 G/CLUBS 兰博基尼的照片；用 G/CLUBS 资金支付的位于新泽西的被告豪宅的照片。你们将看到被告在那座豪宅的卧室衣柜中挂着的订制意大利西装的照片。

你们将看到银行记录，显示了为被告个人利益转移的 3700 万美元喜马拉雅交易所资金，同时被告在录制的直播中告诉投资者，他并不拥有喜马拉雅交易所的任何股份，且喜币和喜美元的资金是安全的。

你们还将听到证人的证词。你们将听到曾经为被告工作并曾经信任被告的人的证词。你们将听到被告 G 系列企业的前员工的证词。他们将告诉你们，被告及其共谋者经营并控制了这些企业，并决定了资金的使用方式和转移去向。

现在，其中一些前员工是根据所谓的非起诉协议作证的，在这种协议中，政府同意不对他们提起诉讼，以换取他们在本次审判中的证词。因此，你们应该仔细听取这些证人的证词。当你们这样做时，你们会发现它与案件中的所有其他证据是一致的。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还将听到被告欺诈行为的受害者的证词，那些被卷入郭文贵网络世界的人，那些信任郭文贵的人，那些相信他们对他们所说的谎言并因此失去钱财，有时是他们的毕生积蓄的人，那些最终意识到自己正在被骗的人。

现在，证据不会一次性全部呈现。你们将逐个证人、逐份文件地看到它们，一次一件。但在这次审判结束后，当你们听过证词并看过证据后，你们将看到完整的画面。这个人诈骗了成千上万的投资者，窃取了 10 亿美元。

在审判结束时，我们将有机会再次与你们交谈。从现在到那时，我要求你们做三件事——首先，仔细关注证据；其次，遵循托雷斯法官关于法律的指示；第三，运用你们的常识——同你们作为纽约人每天在生活中使用的那种常识和良好判断力一样。如果你们做到这三点，你们将得出唯一与证据和法律相符的判决——被告有罪。

法官说：现在我们将听取被告郭文贵的辩护律师萨布丽娜·施洛夫的开庭陈述。

施洛夫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早上好，女士们，先生们，陪审团的各位。这不是一个赌注。这不是一个计划。这不是一个骗局。这些都不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原因不是因为政府提起了起诉；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原因是因为郭先生对起诉书指控表示不认罪，而本案的证据——所有的证据——政府律师注意到的，他们逐一带来的证人，逐一出现的文件，将引导你们得出唯一的结论，那就是郭先生没有犯下起诉书中的 12 项罪名。

我在这里要告诉你们为什么没有任何阴谋，无论是 RICO 还是其他，也没有任何企业。郭先生没有犯下起诉书中的罪名。

在我做这些之前，以及在我更多地谈论这个案件中的证据将显示什么之前，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字是萨布丽娜·施洛夫。我和我的同事们代表郭文贵。

郭文贵是八个孩子中的一个，一开始生活条件非常有限，在中国出生和长大，实际上他和他的兄弟们以及家人在房地产行业赚取了巨额财富。本案的证据将显示这笔财富是巨大的。是的，政府希望你们从一个根据他们的说法在电视或床垫上花费数千美元的人身上得出许

多、许多负面推论。我请求你们，请在考虑证据时，将证据放在上下文中考虑，不要被政府引诱做出关于那些有钱并以你我无法理解的方式花钱的人的判断。

那么让我们来谈谈这个案件中的证据将会显示什么。本案的证据将展示郭文贵是如何充满决心去实现一个目标，他有一个目标，以及他是如何在多年时间里努力实现这个目标的，这个目标就是建立、设立、形成并推进一个运动——一个运动，使中国人民，中国人知道有一种选择，一种替代中国共产党的选择，以及如何可以去除中国共产党，让每个人都能按照他们选择的方式生活。

证据将显示，郭先生没有犯罪意图。当这个案件的证据全部呈现后，你们将看到政府试图拼凑起来的不仅仅是一群人试图向你们证明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阴谋，而且还在请求你们对赚钱和花钱的方式做出价值判断。

那么让我从政府开始的地方开始。让我谈谈政府今天花费了大部分时间，以及在整个案件中将花费大部分时间的内容，那就是他们要求你们定罪的那个人——郭文贵。

他在中国长大，是八个男孩中的一个，他们每一个人都从一无所有成长起来，在房地产行业中积累了财富。这八兄弟在中国的房地产财富不仅值几百万，而且值数亿美元。你们将听到，尽管在中国拥有如此惊人的成功和财富，郭先生还是离开了中国，最终定居在纽约。你们将会自问，证据也将显示郭先生为什么离开中国。他离开中国是因为他挑战了中国共产党，而他们对郭先生非常不满。中国共产党也有一个目标，他们非常决心确保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们的目标是确保郭文贵停止谈论中国共产党。

你们今天早些时候已经听到了政府律师的陈述，他显然邀请你们做出道德判断、价值判断和各种判断，但他的核心请求是让你们接受一个几乎是既定事实的说法，那就是郭先生撒谎。他希望你们接受郭先生撒谎是为了让人们给他钱，然后希望你们接受他用那些钱只是为了自己和家人花费的观点。这并非此案的情况，也不是事实。

你们将会听到，就像我们几乎每个人一样，郭文贵有不只一个面向，你们在本案证词期间将会听到的一些面向和一些事情，将是令人惊讶和大开眼界的。所以，当你们通过证人评估证据，思考郭文贵的故事，思考郭文贵是谁时，我请求你们，记住并设想他所生活的世界，因为那不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的世界不充斥着监视、持续的骚扰，以及中国共产党不断的监督和干扰。

你们将在本案中听到政府证人的证词，证明郭先生被迫离开中国。他被迫留下他的妻子和女儿。他们俩在中国的监狱中被拘留了将近两年。

你们将了解到，并且会有证据显示，当郭先生到达纽约后，他没有专注于他面前的所有负面事物和所有他必须面对的障碍，而是开始并持续地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这就是他整天

所做的事情。这是他的目标，传递这个故事。他反复说过——你们将在审判中听到——中国人民不是共产党。这就是他想告诉在美国的人们以及他不得不离开在中国的好心人们的事情。

他设立的目标是什么？他的目标是启动一个运动，并揭露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真相。基于这一目标，他开始发言、开始写作、开始直播，很快，这一切在那些相信他和追随他的人中被称为“爆料革命”。

他谈论了什么？他谈论了他所知道的事情。他了解中国共产党内的腐败，这就是他所谈论的内容。他知道某些腐败政府官员的秘密，这也是他具体所谈论的内容。他还知道什么呢？他了解中国共产党的运作方式，也了解中国共产党有许多、许多方式可以让一个人的生活变成地狱，无论是职业生活、商业生活还是个人生活。

当郭先生开始谈论中国共产党时，反应是立即的且强烈的，这种反应不仅来自于被他所说的内容迷住的人们。还有另一种反应。那是中国共产党的反应，他们也有一个目标。他们的目标是确保他停止发言。

所以当你看到郭先生在 2017 年 4 月 19 日进行了一次现场直播访谈时，情况变得非常明显，证据将显示，当时他在美国之音上开始并进行了一次现场直播访谈。面对中国共产党不断的欺凌，要求他停止、保持沉默，郭先生决定在 4 月 19 日进行一次现场直播访谈。访谈的目的，他的目标，是以一种未经审查的、现场的方式进行广播，这样没有人能篡改他所说的内容。这次现场访谈发生了什么？当他还在讲话中，正在发言时，信号突然被切断，线路被切断，访谈被停止。没有任何警告，没有任何通知。突然之间，他为确保这次访谈顺利进行所做的所有努力都被切断了。那之后发生了什么？那之后发生的事情也为你提供了一个关于郭先生必须生活和做生意的世界的背景。

在 4 月 19 日访谈结束后立即，中国共产党发布了所谓的红色通缉令。那就是——红色通缉令是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的逮捕令，寻求立即逮捕郭先生并将其引渡回中国。

在与美国之音的那次访谈之后，他的妻子和女儿在中国被中国警方逮捕。他失去了所有社交媒体的访问途径。他的 YouTube 账户被关闭，Twitter 也被关闭。他完全无法通过任何方式传播他的言论。

他们还切断了什么途径？他们切断了他自己或他的企业寻求帮助的任何方法。中国共产党黑入了他的手机。他拥有的每一部手机都被黑。他们黑入了他的计算机——他的家用计算机和工作计算机。他们甚至黑入了其他帮助他或与他做生意的人的家用和工作计算机。中国共产党的这种骚扰模式——证据将显示所有这些模式——不断升级，变得越来越复杂。

让我给你们一个例子，说明这种骚扰有多复杂。

有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非常决心要关闭任何和所有的银行账户，于是开始以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名单上的人员的名义向这些账户汇款。OFAC 名单是由美国政府设立的，列出了从事犯罪行为且不允许使用我们银行系统的人员的名单。中国共产党使用这些名单上的名字来汇款，引发银行合规部门的反应，银行随后关闭了他的所有账户，因为他们认为，被汇入的资金是以 OFAC 名单上已知犯罪分子的名义进行的。

你们会听到所有这些来自政府证人的证据，你们会知道中共有一千种方法来困扰郭文贵，并试图阻止他继续这个政治运动，这是他整个存在的本质。

证据将显示郭先生为什么继续坚持这个运动，以及为什么他努力克服每一个这些障碍。他决心确保这个运动能够存续下去，并且他希望确保其他想要加入这个运动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那么郭先生做了什么？他成立了法治基金和法治社会。他致力于确保这两个实体提供支持，以对抗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为了给这个运动发声，他创建了一家社交媒体公司。政府律师已经无休止地谈论过它了。GTV 是什么？GTV 是一个真正的公司，成立的目的是传播爆料革命的信息。GTV 的目的是发出一个未经审查的声音，不仅是给居住在美国的信仰和体系中的中国人，还包括许多留在中国、也想成为该运动一部分的人们。这就是 GTV 为他们提供的。是的，GTV 是旨在传播爆料革命声音的多个商业机会中的第一个。郭先生参与了 GTV、农场贷款计划、G/CLUBS 和喜马拉雅交易所及其货币喜币和喜美元。这些商业活动是运动的核心，政府的说法这些不是真正的商业活动是完全错误的。本次审判的证据将显示，与许多其他情况不同，GTV 实际上是一个基于公民的新闻网站。它允许人们公开交谈，互相对话，不必担心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后果。

农场借贷计划。证据将显示，与这位检察官刚才告诉你们的不同，农场借贷计划实际上是一种方式，让人们以一定的利率将钱投入到他们感兴趣的运动中——支持这个运动。这也是一种让人们从这些借贷中赚取收入的方式。我提醒你们，注意所有这些发生的时间框架。美国和世界大部分地区正处于一场大流行中，人们急切地希望在网上互动。

G/CLUBS 是什么？G/CLUBS 是政府律师在这里嘲笑是否应该在一件运动衫或运动裤上花 X 数量的美元——我想他说的是运动裤。这是个人的选择，这正是中国不希望人们拥有的，而这个运动确实希望人们拥有的——选择权。你想以那种方式花费你的钱，完全取决于你。G/CLUBS 会员资格允许什么？它允许一个人，如果他们愿意，以他们想要支持的任何价格支持运动。如果你想在 1 万美元的水平上支持它，你可以，如果你想在 5 万美元的水平上支持它，你也可以。证据将显示——我请求你们，在证据呈现时，不要接受那种邀请去对人们应该如何花费他们的钱做出道德或价值判断。问题是，证据是否显示了真实公司的存在，真实员工的存在，做了实际、真正好工作的人的存在，处理了你我在工作中遇到的相同问题的人的存在，

因为我们被人和老板选择，因为我们有才能、专长和努力工作，这些人就是在这些公司中工作的人。

无可否认，所有这些实体都是围绕郭先生的名人效应建立的。是的。他是最早在 2017 年开始发言，并持续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人。

你们知道证据还会显示什么吗？不仅是其他人是投资者。郭先生的朋友们投资了，郭先生的家庭成员也投资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也——他们也相信这个运动。所以他们投资了。他们投资了 GTV，他们投资了农场，他们投资了 G/CLUBS，他们还在喜马拉雅交易所投资。他们相信。证据将显示这些公司是被建立的，是被组织起来的，就像任何其他商业一样；可能没有同样级别的基础设施，但人们相信。郭先生，像我们许多人一样，有一个愿景，有一个想法。他所没有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拥有的基础设施。当他刚开始时，他几乎不会或根本不会说英语。他对这个国家还很陌生。他不熟悉这里的事务处理方式。是的，你们将听到他用一种要求性的声音说话的录音，一瞬间，他要求工作完成，有时甚至看起来非常固执，许多人都是这样的。这意味着他是罪犯吗？不。这意味着他犯了这些罪吗？证据将显示并非如此。再次，证据将显示他雇佣的人是能够为每一个业务做出贡献的人。

政府可能会花一些时间介绍关于两个人物的证据，即王雁平和余建明，我请求你们在听取政府提交的证据时，仔细关注这两个人各自扮演的角色。证词将显示，王女士是运营负责人。她管理着每个业务的日常运作。她负责招聘。她尽力雇佣人员，她的招聘做法与你我无异。她在业务中遇到的人，她会雇佣；需要填补职位时，她会通过猎头雇佣人员。她的投入和要求并不比任何其他的首席执行官多或少。

证据还将提到余建明这个名字，余建明是金融人士。他是一位受到好评的投资银行家，不仅管理过郭家基金的财富，还管理过许多其他公司的财富。他拥有专业知识和技能，这就是为什么他是金融人士的原因。

我已经详细谈论了郭先生，他是思想家。他提出了想法，并构思了他所信仰的运动的愿景和面貌。

所以你们看，他在这个运动中并不孤单。他并非独自行动。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爆料革命。其目的是让其他人加入和参与。

那么，证据最终会显示什么呢？证据会显示，这些公司中的每一个都雇佣了人员，致力于建立一个真正的商业实体。他们相信，郭先生也相信。郭先生相信这个运动。所以，当政府律师要求你们相信郭先生欺骗了这个运动的成员时，政府实际上是在告诉你们，他故意误导支持者以窃取资金，这些资金正是他们捐给运动的，这个运动几乎占据了他一生的大部分，他为之逃离中国的运动，他为之每天忍受被跟踪的运动，他为之手机被黑的运动，他的妻子和女

儿为之坐牢两年的运动，他因此而不被允许离开美国或旅行的运动，他为之冒着生命危险的运动。这就是他们说他们试图破坏的。他们说他们试图破坏的正是几乎是他个人的延伸，与他共生的延伸。尽管他拥有一个家族基金的财富，使他能够过着奢华的生活，他还是做了所有这些事情。政府要求你们相信的不仅是不合逻辑的；它违背了常识。

我请求你们考虑这一点。所有政府律师谈到的证据——财富，他居住的曼哈顿豪华酒店价值数百万美元，游艇，床垫，无论他谈到了什么——你们知道证据将会显示什么吗？证据将会显示，无论这些证人对你们说什么，郭先生在政府甚至声称他犯下这一欺诈行为之前，早就有了那种生活方式。

西装、运动裤、房子，证据将清楚地显示，这一直是他几十年来的生活方式，远在政府声称他损失金钱之前，也远在这些成为政府考虑的事情之前。而且这种生活方式肯定一直持续到今天，甚至在此之后的很多天，因为家族基金将永远支持郭先生。

我请求你们考虑这一点，因为政府确实邀请你们做出这种价值判断。判断一个人是肤浅还是富有很容易，但肤浅或富有并不构成犯罪。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的推论是恰当的。

证据将清楚地显示，郭先生无需窃取资金来购买 Brioni 西装。他为了抵御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所有困难，这一切都不值得。证据将显示，郭先生没有从 GTV 窃取资金，他没有从农场借款计划中窃取资金，他没有从 G/CLUBS 中窃取资金，他也没有从喜马拉雅交易所窃取资金。

政府还将邀请你们思考，并让你们得出结论，即郭先生之所以做某些事情是因为他参与了犯罪活动。

政府还将提出什么证据？政府将试图证明郭先生频繁更换电话；他几乎更换了成百上千部电话。他之所以这样做，经常更换电话号码，是因为他不希望人们知道他在做什么。

我请你们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你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持续黑客攻击的目标，如果你一直是被人监听你电话、使用你的语音记录来冒充你的目标，你会不会也经常更换电话？

如果你一直处于被威胁、被绑架、被杀害、被转移的恐惧中，你是否也会选择一辆不会透露你何时何地将被带走的车？这种行为对于一个被监视的人来说是合乎逻辑的。如果你是郭先生，并且不断成为攻击目标，你是否会希望有一个安全的地方进行商务会议？你是否会建立一个基地，让你想与之合作的人能够来见你，而不受中国共产党的干扰和扭曲？

对于他们提出的每一项关于财富的证据，你都可以同样公正地推断，他采取这些措施不是为了欺骗、不是为了放纵，而是为了确保运动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扭曲作用下存活下来。

当他们向你们提起银行账户、Mahwah、房屋时，请你们思考，一个人为什么需要开设银行账户，除非，每次有银行账户时，OFAC 名单上的某人就会向你的账户存钱，并进行合规检查。这就是为什么郭先生的行为必须在他应该存在的背景和生活方式中进行评估的原因。

所以政府将引入证据。我请你们记住，对于他们提出的每一件证据，从中得出的推论并不是准确的。他们要求你们从破产的申请中推断郭文贵根本没有钱。

现在，无论我们认为这是否公平，富人经常申请破产。个人破产并不意味着贫穷。这种推断都是不正确的。我请求你们，在听到这类证据时，考虑一下当时郭先生没有任何个人资产的情况，因为是中国共产党没收了他的财产。

会有有一次——你们将听到即将呈现的证据——郭先生需要在几天内支付将近 1 亿美元的罚款。这就是导致申请破产的原因。但是，政府要求你们由此得出有罪的结论，这再次是一个不恰当的要求。

政府在整个案件中将争论郭先生的所作所为纯粹是非法的。他们将要求你们说，一个人可以被迫害，同时还可以是一个骗子。当他们这样问你们时，我请求你们思考证据是如何证明他们是错误的。政府不仅仅是在说存在欺诈。政府要求你们做的是得出这样的结论：郭先生基本上是在欺骗他自己，因为他就是这个运动，这个运动就是他。

因此，当他们要求你们查看即将呈现的证据——财富的证据、支出的证据、奢侈的证据时，我请求你们根据我所描述的情境评估所有这些证据。如果你们这样做，并且如果你们在了解这些实体生存的困难以及为这些实体工作的每一个人都努力维持并推动一个运动的情况下评估证据，你们将得出此案唯一合乎逻辑的结论：郭先生对起诉书中的 12 项指控均无罪。谢谢。

法官说：陪审团成员们，我想提醒你们我们的审判日程。每天，每个工作日，你们将在早上 9:30 进入法庭。到 9 点，将为你们准备一顿简单的早餐，所以你们可以早点来。但你们必须在 9:30 准备好进入法庭。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将在 11:30 到 12 点之间休息半小时；我也会为你们准备一顿简单的午餐。然后我们将继续到下午 2:45。通过这种方式压缩日程，我不会占用你们整个到下午 5 点的一天。我非常清楚你们白天还有其他重要的事情要做，这就是为什么我设计了这样的时间表。

所以现在我们将休息半小时。

(陪审团不在场)

法官说：你们可以坐下。律师们，在我们半小时后返回之前，有什么需要处理的吗？

费根森律师说：没有，法官大人。

法官说：你们准备好传唤第一个证人了吗？

费根森律师说：是的，法官大人。

卡马拉珠律师说：辩方这边没有，法官大人。

法官说：好的。

(午餐休息)

下午会议 12:10 P.M.

(边栏会议讨论，仅法官和双方律师)

法官说：我收到了一张来自陪审员 192 号的便条。我不记得他的号码，他在陪审团中的实际号码。

卡马拉珠律师说：这是合理的，他是候补陪审员。

巴尔坎律师说：192 号是 5 号候补陪审员，法官大人。

法官说：好的，5 号候补陪审员。

致尊敬的托雷斯法官：

我对我的请假请求未被批准感到非常失望。我的请求是从我是一个工作的单身父亲开始的。我的孩子将有郊游、父亲节、茶会和毕业典礼。而现在我将无法参加。当学校在 6 月 18 日结束时，我将无法带她去夏令营。我的家人远在他乡，无法定期提供帮助。我是一个鳏夫。我的妻子在分娩中去世了。所以能为我的孩子做些什么是非常重要的。

我刚得知需要在约定的时间在一个地点集合。我在早上 8 点送孩子去学校。任何调整都将严重影响我、我的家庭和工作，更不用说成千上万美元的费用。我没有详细说明我的工作职位以及我需要在工作岗位上的原因。我以为基于我的家庭和生活状况的合理请求就足够了。

对于律师们，我感激你们对我的选择所表现出的信心。你们真是把我害惨了。

陪审员 192 号。

施洛夫律师说：他是曾在麦克马洪法官陪审团中服役的那位先生。我认为他在被询问时说过。

法官说：你们希望我怎么做？

施洛夫律师说：我建议让他走。我们有六个候补，可以接受五个。

芬克律师说：所以，法官大人，政府对有五名候补陪审员没有意见。然而，我们将如何传达这一信息的恰当性交由法庭决定。政府的担忧是这会向其他陪审团成员传递一个信息，仅仅通过向法庭发送一封信就可以被免除服役。

政府对于使用五名候补陪审员继续进行审判没有异议；并请求法院运用其自由裁量权和经验来决定——何时传达这一消息的时机。

法官说：我还被告知，陪审员对在一个集合点集合并由车带到法院的安排不满意。XXXXXXX 我认为这个安排是可以接受的。

卡马拉殊律师说：我们没问题，法官大人。

法官说：所以这个陪审员，5号候补，还不知道这个提供的替代方案。我可以随时叫他进来，问他这个改变是否可以接受，看看他说什么。

施洛夫律师说：我们将此事交由法庭处理，如果法庭想要询问他的话。但他看起来确实很生气，正如他所说的。因此，我的倾向是让他离开。但也许法庭可以考虑让他坐完今天，然后我们在周一告诉他不用再来，然后假设——要么告诉陪审团，这是新的候选人池，并且不提供任何解释，这样他们就不会认为有人侥幸逃脱了什么。

法官说：我肯定会让他坐完今天，我们今天结束后我会和他谈谈。好吗。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在我们离开前有一个请求。只是请求将陪审员会面的地点在公共记录中密封，原因是政府在其动议中所述，并且不与被告共享陪审员会面的地点。

法官说：我认为这是完全合理的。

施洛夫律师说：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要集合的地点，所以我们无从分享。

法官说：好的，这些内容将被密封。

芬克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在公开法庭中)

法官说：请让陪审员们返回法庭。

(陪审团在场)

法官说：请坐。政府请传唤第一个证人。

芬克律师说：好的，法官大人。

政府传唤埃琳·麦克纳马拉。

埃琳·麦克纳马拉，

被政府传唤为证人，

已宣誓，证词如下：

法官说：请说明你的名字并拼写。

证人说：埃琳，E-R-I-N；麦克纳马拉，M-C-N-A-M-A-R-A。

法官说：请将麦克风拉向你。你可以弯曲它。

你可以开始询问。

芬克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直接询问

由检方律师芬克先生进行询问：

问：下午好。

答：下午好。

问：你在哪里工作？

答：我是 FBI 新港办公室的一名探员。

问：你在 FBI 工作多久了？

答：26 年。

问：在成为 FBI 探员之前，你做什么工作？如果有的话。

答：我在 State Farm 做汽车承保员。

问：麦克纳马拉探员，ERT 是什么？

答：这是证据响应小组。

问：你能向陪审团成员描述一下证据响应小组的职责吗？

答：当然。证据响应小组是全局范围的，成员是经过额外培训的人员，专门处理犯罪现场管理和法证证据收集。

问：麦克纳马拉探员，如果有的话，你在 ERT 中的角色是什么？

答：我是新港小组的高级团队负责人。

问：搜查令是什么？

答：搜查令是一份由法官签发的文件，通常由调查员获得。它解释了你被允许搜查的内容和可以搜查及扣押的物品。

问：麦克纳马拉探员，我想引导你注意 2023 年 3 月 15 日。根据你在 ERT 中的角色，如果有的话，那天你做了什么？

答：我们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塔科尼克路 373 号执行了搜查令。

问：格林威治是一个什么样的社区？

答：这是一个非常富裕的社区。

问：你如何描述塔科尼克路 373 号？

答：这是一座美丽的豪宅，非常大，美丽的庭院，泳池，网球场。我认为它甚至毗邻高尔夫球场。

芬克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请我们展示标记为 GX 133 的文件给证人。

问：麦克纳马拉探员，GX 133 是什么？

答：这是格林威治塔科尼克路 373 号的航拍图。

问：这张照片是否是格林威治塔科尼克路 373 号的公正且准确的照片？

答：是的。

芬克律师说：政府提供 133。

法官说：没有异议？

施洛夫律师说：没有，法官大人。

法官说：批准。

(政府展品 133 接收为证据)

芬克律师说：我们可以展示吗，请，洛夫特斯女士。

问：麦克纳马拉探员，你在塔科尼克号的那天天气和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一样吗？

答：不，地上有雪。

问：你大约在 3 月 15 日几点到达塔科尼克路 373 号？

答：大约早上 7 点。

问：当你到达时，FBI 有搜查令吗？

答：有。

问：搜查什么？

答：塔科尼克路路 373 号及其场地。

问：那天 FBI 有逮捕令吗？

答：有。

问：逮捕谁？

答：郭文贵。

问：郭文贵在塔科尼克路 373 号吗？

答：不在。

问：除了 FBI 人员，还有其他人在塔科尼克路 373 号在场吗？

答：有，三个居民。有一个年长的女性，一个年轻的女性和一个男性。据我了解是妻子、女儿和女儿的男朋友。

问：谁的妻子、女儿和女儿的男朋友？

答：郭先生的。

问：他们的名字是什么？

施洛夫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驳回异议。你可以回答。

答：女儿是美——

施洛夫律师说：我们可以上前一会儿吗？

法官说：好的。

施洛夫律师说：谢谢。

(边栏会议讨论，仅法官和双方律师在场)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女儿的名字并不重要。她遭受了大量线上和线下的骚扰。她今天甚至没有出庭，因为她不想被识别。尽管她非常支持她的父亲，但她从未出庭，因为她不断受到责骂。

我们从未反对不披露他们证人的姓名。她的名字与此无关。这完全与这里的任何问题无关。就我而言，她的名字可以是索尼娅·甘地，但她的真实姓名无需使用。

芬克律师说：这是相关的，因为她的名字出现在文件上，同样，妻子的名字、女儿的名字、男友或未婚夫的名字也是如此。

此外，我应当指出这是相关的。施洛夫女士在开场白中提到了妻子和女儿以及他们与他的关系。她的名字出现在文件上。我们需要解释她是谁。这是相关的。

法官说：骚扰者已经知道她的名字了。

施洛夫律师说：她今天没有出庭。她没有来法庭支持她的父亲，因为她正在受到骚扰，法官大人。我在开场白中没有提到她的名字，原因很明显，就是为什么我没有使用妻子和女儿的名字。我认为记录本身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法官说：事实上这些名字出现在文件上使得她的名字相关。此外，中国共产党还监禁过妻子和女儿。我相信他们知道这个名字，以及许多其他信息。

反对无效。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这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所谓的“受害者”。

法官说：反对无效，施洛夫女士。

施洛夫律师说：谢谢。

(在公开法庭上)

答：女儿是美，M-E-I；郭，G-U-O。母亲，我只记得她的姓是岳，N-G-O-K。男的是曹，C-A-O。

问：你记得男的名字吗？

答：不记得。

芬克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如果可以的话请展示 3514-48 给证人。如果可以的话请翻到第二页。

法官大人，我可以上前吗？

法官说：可以。

问：麦克纳马拉探员，请看屏幕底部。问题是这是否刷新了你对女儿男朋友名字的记忆？

答：是的。

芬克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请移开它。

问：麦克纳马拉探员，女儿男朋友的名字是什么？

答：德锋，D-E-F-E-N-G。

问：麦克纳马拉探员，你在塔科尼克路 373 号的搜查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答：我是一名协调员。我确保我们拥有所需的材料，分配谁负责拍照、回答问题；就是确保搜索工作进行顺利并且所有任务都完成。

问：团队寻找的物品有哪些？

答：像手机、电脑这样的电子设备，商业记录、财务记录、照片，以及类似的东西。

问：顺便问一下，麦克纳马拉特工，除了你参与 3 月 15 日的这次搜查之外，你是否参与了关于郭文贵的调查？

答：没有。

问：如果你没有参与郭文贵的调查，你能向陪审团成员解释一下为什么你那天会参与搜查吗？

答：当然。这是纽约州的请求。他们有多个搜查令，因此需要帮助来执行这次搜查。由于搜查地点在格林威治，属于我们康涅狄格的管辖范围，所以他们请求我们的协助。他们要求我们提供人员、物资和进行搜查所需的東西。

问：这在 FBI 内部是否比较常见？

答：是的。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此时我想向双方朗读一份协议。

法官说：请继续。

在你朗读协议之前，我想让陪审员们知道什么是协议。

协议是双方之间的一项协议，用于在不传唤证人讨论相关内容的情况下向陪审团提供证据。

请继续。

芬克律师说：美国政府与被告郭文贵在此特此达成以下协议：

如果在审判中作为证人出庭，联邦调查局（FBI）的一名特别探员将作如下证词：

2023 年 3 月 15 日，特别探员和其他 FBI 员工对位于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塔科尼克路 373 号进行了司法授权的搜查。在搜查过程中，FBI 人员拍摄了塔科尼克路 373 号外部和内部空间的照片，并依法查封了文件和电子设备。

政府证物 GX CT-20 到 GX CT-30、GX CT-35 到 GX CT-72、GX CT-74 到 GX CT-105 是对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塔科尼克路 373 号内部和外部空间的公正且准确的照片，这些照片是由 FBI 摄影师在 2023 年 3 月 15 日执行搜查时依法拍摄的。

在 2023 年 3 月 15 日的搜查之后，FBI 人员扫描并拍摄了在搜查过程中依法查封的文件。GX CT-101 到 GX CT-129、GX CT-157 到 GX CT-187、GX CT-190 到 GX CT-202 以及 GX CT-204 到 GX CT-207 是 2023 年 3 月 15 日对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塔科尼克路 373 号搜查过程中查封文件的真实且正确的副本。

双方进一步同意并约定，本协议（GX STIP-1）可作为政府证物在审判中作为证据接收。此协议已由双方签署。

法官大人，在此，政府提交 GX STIP-1。

法官说：批准了。

芬克律师说：政府提交 GX CT-20 到 GX CT-30、GX CT-35 到 72、GX CT-74 到 105、GX CT-101 到 129、GX CT-157 到 187、GX CT-190 到 202 以及 GX CT-204 到 207。

法官说：它们被批准了。

(政府证物 CT-20 到 CT-30、CT-35 到 72、CT-74 到 105、CT-101 到 129、CT-157 到 187、CT-190 到 202、CT-204 到 207 作为证据接收)

芬克律师说：谢谢。

由检方芬克律师继续询问：

问：麦克纳马拉探员，你在 2023 年 3 月 15 日看到了 373 塔科尼克的每个角落吗？

答：没有。

问：搜查花了多长时间？

答：不到四小时。

芬克律师说：我们可以展示作为证据的政府证物 GX CT-87。

问：麦克纳马拉探员，陪审团在 GX CT-87 中看到的是什么？

答：那是塔科尼克路 373 号的外景照片。

芬克律师说：请拉出来，洛夫特斯女士，GX CT-25。它没有显示在您的屏幕上吗？如果可以的话，请展示，洛夫特斯女士。它还没有被展示。谢谢。对此表示抱歉。

问：麦克纳马拉探员，GX CT-25 是什么？

答：这是塔科尼克路 373 号的另一张外景照片，是房子的后面。

芬克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请展示 GX CT-91。

问：麦克纳马拉探员，GX CT-91 是什么？

答：这是房子的一侧，有两个车库的一侧。

问：在搜查塔科尼克路 373 号期间，有没有一个时刻你进入了我们在 GX CT-91 中看到的车库？

答：有。

问：哪个车库？

答：两个都进了。

问：如果有的话，车库里有什么？

答：在右边的车库里有一辆红色的兰博基尼。

芬克律师说：请展示 GX CT-95。

问：麦克纳马拉探员，这是你进去并看到红色兰博基尼的车库吗？

答：是的。

芬克律师说：请展示 GX CT-38。

看起来我们的电脑死机了。请耐心等待。我们深感抱歉。

问：在我们等待电脑恢复的同时，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对不起，麦克纳马拉特工，请问在 2023 年 3 月 15 日，兰博基尼发生了什么事？

答：它被扣押了。

问：这是根据搜查令进行的吗？

答：是的，扣押令。

问：FBI 是否找到了兰博基尼的钥匙？

答：是的。

问：在哪里找到的？

答：在房子里。

问：你那天看到钥匙了吗？

答：看到了。

问：麦克纳马拉探员，VIN 号是什么？

答：这是一个车辆识别号码。这个号码对每辆车都是唯一的。

芬克律师说：请展示 GX CT-42。

问：麦克纳马拉探员，大约有多少 FBI 人员参与了搜查？

答：大约 40 人。

问：你从家的一侧走到另一侧了吗？

答：我没有——不，不是每一层楼都有，我没有。

问：任何一层你走过吗？

答：第一层。

问：从一侧到另一侧需要多长时间？

答：我不知道。我在从一端到另一端的过程中被多次拦停。

芬克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如果可以的话请展示 GX CT-41。

问：麦克纳马拉探员，塔科尼克 373 号看起来像是有人住的家吗？

答：是的。

问：为什么？

答：有衣服、鞋子、食物、洗漱用品和狗。他们有两只狗。狗床。

芬克律师说：我们就等待电脑响应，然后我们可以继续。

问：好的。麦克纳马拉特工，我们在 GX CT-41 中看到的是什么？

答：那是车库中兰博基尼上的车辆识别号 (VIN)。

问：ERT 在处理车辆的 VIN 号码方面有什么具体的做法或程序吗？

答：是的，我们总是拍摄 VIN 号码，因为它是一种独特的标识符，就像电脑上的序列号一样。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我可以上前吗？

法官说：可以。

芬克律师说：我递给证人的展品是政府展品 36。

问：麦克纳马拉探员，你能看一下政府展品 36 吗？

答：这是兰博基尼的钥匙。

问：这些钥匙上有任何独特的标记吗？

答：标签上有部分 VIN 号。

问：部分 VIN 号的结尾是什么？

答：10393。

问：这与 GX CT-41 中的 VIN 号匹配吗？

答：匹配。

芬克律师说：政府提交 36。

法官说：批准接收。

(政府展品 36 接收为证据)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我可以向陪审团展示吗？

法官说：可以。

芬克律师说：如果可以的话请展示政府展品 GX CT-209，仅供证人观看。

问：麦克纳马拉探员，这些钥匙是从哪里找到的？

答：那里有一个——我会称之为办公室/安全室的房间。里面有安全摄像头的监控器。还有一张桌子。

芬克律师说：请稍等。

芬克律师说：请展示 GX CT-209，仅供证人观看。

问：麦克纳马拉探员，GX CT-209 是什么？

答：这是搜查中的另一张照片。

问：这张照片是否公正且准确地反映了你在 2023 年 3 月 15 日所看到的情景？

答：是的。

芬克律师说：政府提交 CT-209。

法官说：批准接收。

(政府展品 CT-209 接收为证据)

芬克律师说：能请你展示它吗。

陪审团能看到吗？不？现在可以了。好的。很好。

问：麦克纳马拉探员，你知道这些旗子是什么吗？

答：不知道。

芬克律师说：我们现在可以展示作为政府证物的 CT-58。

问：麦克纳马拉探员，我们在 GX CT-58 中看到的是什么？

答：那是塔科尼克路 373 号的一间房间的照片。

问：那间房间里除了我们看到的，还有什么？如果有的话。

答：哦，相机。像是摄像机。

问：你知道为什么那里有摄像机吗？

答：不知道。

芬克律师说：请看，洛夫特斯女士，GX CT-59。

问：GX CT-59 是什么？

答：那是那个房间的另一张照片，同一个房间。

芬克律师说：如果可以的话，洛夫特斯女士，请仅向证人展示 GX CT-208。这仅供证人查看，请注意。

问：麦克纳马拉探员，我们在 GX CT-208 中看到的是什么？

答：那是搜查中的另一张照片。那是我所说的客厅。

芬克律师说：政府提交 GX CT-208。

法官说：批准接收。

(政府展品 CT-208 接收为证据)

芬克律师说：请展示，洛夫特斯女士。

如果可以的话，请展示证据中的政府证物 GX CT-83。

问：你知道这些衣服上的标志是什么吗？

答：不知道。

芬克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如果可以，请展示 GX CT-80。80，请。八零。这已经是证据之一了。

陪审团能看到吗？不能？

我们可以向陪审团展示吗？请。

问：这些是你之前提到的衣柜吗？

答：是的。

问：麦克纳马拉探员，那天收集了一些文件，对吗？

答：是的。

问：你审查了这些文件吗？

答：没有。

问：团队的其他成员审查了吗？

答：没有。

问：这些文件在 2023 年 3 月 15 日收集后发生了什么，你知道吗？

答：它们被收集、包装，并移交给纽约。

问：纽约办事处在领导这次调查，对吗？

答：是的。

施洛夫律师说：反对，引导性问题。

法官说：你可以问谁在领导调查。

由检方芬克律师继续询问：

问：麦克纳马拉探员，根据你的理解，哪个办事处在领导这次调查？如果有的话。

答：纽约。

芬克律师说：请展示作为证据的 GX CT-201，供证人和陪审团查看。如果可以的话，请翻到第二页。

问：麦克纳马拉探员，你能读一下上面写的内容吗？

答：布里奥尼，麦迪逊大道 688 号，纽约州纽约市，10065。电话号码：212-376-5777。

问：这个表格顶部的绿色单元格写的是什么？

答：郭文贵先生定制订单发票。

问：你知道布里奥尼是什么吗？

答：不知道。

芬克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请翻到下一页。应该是第 4 页。你能放大一下吗？请翻到第 5 页。如果可以的话，请调出证据中的 GX CT-205。对不起，是 207。请见谅。

这应该公开，让陪审团可以看到。请翻到下一页。如果可以的话，洛夫特斯女士，请放大顶部部分。

问：麦克纳马拉探员，你能读到“背景”吗？

答：执行版本。贷款协议。本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于2020年6月3日签订，签约双方为GTV Media Group, Inc.（贷方），一家注册于特拉华州的公司，办公地址为纽约州纽约市东64街162号，邮编10065，以及Saraca Media Group Incorporated（借方），一家注册于特拉华州的公司，办公地址为纽约州纽约市东64街162号，邮编10065。以下各自称为“当事方”，合称为“当事各方”。

芬克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请翻到该文件的最后一页。能否放大一下？

问：麦克纳马拉特工，根据这份文件，谁是Saraca Media Group Inc.的授权签署人？

答：我可能会读错这个名字。强，Q-I-A-N-G，郭。

芬克律师说：谢谢，洛夫特斯女士。

请展示GX CT-198给双方和陪审团。如果可以的话，请翻到下一页。

问：麦克纳马拉探员，你能读一下这份文件吗？

答：亲爱的Harry Eccles-Williams先生，我写这封信是为了请求并同意尽快将我所有的文件从贵公司转交给郭强。最重要的是，我与Appleby之间的关系，以及Well Origin与Appleby之间的关系。谢谢。此致敬礼，郭浩云。

芬克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请展示GX CT-157给陪审团和各方。

这很好，就这样展示。

问：麦克纳马拉探员，你能读一下顶部吗？

答：G谈话节目。

问：你能读到7:48 a.m.的内容吗？

答：主持人Limarie Reyes的欢迎词。

问：谁是Limarie Reyes？

答：我不知道。

芬克律师说：请展示GX CT-172。

这很好，洛夫特斯女士。

问：麦克纳马拉探员，你能读一下GX CT-172的顶部吗？

答：禁止使用的词汇/想法清单。

芬克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请向下滚动一点。

问：麦克纳马拉探员，你看到“贷款”了吗？

答：看到了。

问：你能读一下“贷款”后面的词汇吗？

答：合伙人，增长，增长预期，风险投资，合作伙伴关系，未来投资收益，未来机会，参与/参与业务或利润，GTV，Saraca，郭之声/善之声（VOG），法治基金会，法治社会，加拿大喜马拉雅，江云福，猥亵，王雁平，Sarah，木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调查，诉讼，金泉公司，监管机构，司法部（DOJ）。

问：什么是 DOJ？

答：司法部。

问：什么是 SEC？

答：证券交易委员会。

芬克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请展示 GX CT-174。

问：你能读一下 8:20 a.m.的内容吗？

答：郭文贵先生的直播问答，预先选定的问题。

芬克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请展示仅供证人观看的 GX CT-210。

问：麦克纳马拉探员，GX CT-210 是什么？

答：这是搜查中的一张照片。

芬克律师说：政府提交 GX CT-210。

施洛夫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请上前。

芬克律师说：我可以再做一些基础铺垫。。

问：你是如何认出这张照片是搜查中的一部分的？

答：我查看了这些照片。

问：好的。你在进行搜查的那天看到过塔科尼克 373 号的这个特定区域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好的。FBI 在其日常业务中是否会保存搜查期间拍摄的照片？

施洛夫律师说：反对。FBI 通常做的事情与此无关。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是的。

问：你说你查看了搜查中的照片。你能解释一下你的意思吗？

施洛夫律师说：反对，引导性问题。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继续。

答：我们保留了一份搜查时拍摄的照片副本。当我被要求来这里时，我查看了这些照片以帮助回忆搜查的情况。

问：作为搜查一部分的这些照片，是否保存在 FBI 的记录中并以这种方式保存？

答：是的。

施洛夫律师说：反对。她没有个人知识。

法官说：请上前一步。

(边栏会议讨论，仅法官和双方律师)

法官说：所以她对搜查时拍摄的照片很熟悉。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她是团队负责人，对 ERT (证据响应小组) 非常熟悉，包括其记录保存的做法。首先，我认为她能辨认出照片中的部分内容，但这并不重要。她可以作为 803(6) 规则下的证据基础，证明这些照片是在搜查时拍摄的。她知道这些照片与其他搜查照片一起存储。

我会为此打下基础，证明这些照片是由当时了解情况的人拍摄的，并且是作为 FBI 日常业务的一部分保存的。

这是一张照片。我们可以打下基础。

施洛夫律师说：政府很清楚他们在这里遇到了问题。他们今天早上请求我同意将其作为证据提交，但我拒绝了，因为他们无法打下基础。事实上——

法官说：基础中缺少什么？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第一，她没有拍这张照片；第二，她没有查看过证据；第三，她没有看到那个特定的场景；第四，她之所以能够这样作证，是因为政府把其他 FBI 团队成员拍摄的照片给了她并展示给她看。

她对这张特定的照片完全没有个人了解。将一张照片放在 FBI 档案中并不属于业务记录的例外情况。要么她对这张照片有个人了解，要么她没有，而显然，她并没有，法官大人。

此外——

法官说：这不是作为日常业务的一部分保存的吗？

施洛夫律师说：这不属于该例外情况，因为该例外情况应包括的内容，首先是业务记录，而这并不是；这是证据收集。而 FBI 收集的文件从定义上讲是自我服务的，因为它们是在诉讼过程中准备的。但它们在技术上并不属于业务记录例外的范围。

第二，这张照片的拍摄方式，并不是对家中场景的拍摄。他们所做的是走遍整个房子，把所有的太阳镜拿出来，放在桌子上，然后拍了一张照片。你可以从照片以及旁边堆叠的眼镜盒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所以这个人并没有进行寻找太阳镜的实际搜查，也没有将太阳镜放在那里，她对这一切完全没有个人了解。

法官说：但是这张照片是在搜查过程中拍摄的。

施洛夫律师说：她不会知道。可能是这次搜查，也可能是另一次搜查，甚至可能是更早的搜查。她不知道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

芬克律师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提出几点。

首先，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请另一位人员来简单地认证这张照片。双方在真诚地合作确认真实性方面一直做得很好，但这一情况在今天早上突然发生了变化。

第一，我相信如果我问证人：“你认得这张照片中的任何部分吗？”她会说：“我认得那扇门，那是房间里的门。”

证人不一定要是拍摄照片的人才能将其作为证据。证人也不需要是那个移动物品的人，即使这确实是为了将其作为证据。如果施洛夫女士想对她进行反询，询问太阳镜是如何摆放的，如果这确实是正确的，我不知道，她可以这么做。这只是一个证据可采性的问题。

法官说：所以她可能能够就那扇门作证，但她肯定不能就房间的其他部分以及这些太阳镜是如何摆放的作证。

施洛夫律师说：我们没有异议——

芬克律师说：不好意思。

施洛夫律师说：——对那扇门的照片没有异议。

芬克律师说：不好意思。

那将是合适的交叉质询。

这关系到文件的权重。抱歉。这关系到文件的权重，而不是证据的可采性。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可以根据 803(6)规则打下基础。她熟悉案卷，也熟悉记录是如何保存的。这只是其中的一张照片。我就说到这里。

法官说：所以它可以识别这个房间，但她无法识别这些物品。

芬克律师说：好的。我将为此建立 803(6)条款的基础。

法官说：好的。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

法官说：我们结束了。

(在公开法庭)

由检方芬克律师继续询问：

问：麦克纳马拉探员，当 FBI 进行搜查时，摄影师的照片会发生什么？

答：摄影师将 SD 卡从相机中取出，放入一个塔式设备中。这不是一台电脑，而是一个可以一次刻录四份副本的塔式设备。所以他们将 SD 卡放入设备中，然后进行刻录副本。

第一份副本是原件，然后放入原始证据信封中，我们称之为 1A 信封。它会被附加到档案中。

第二个是备份副本；它也会被放入档案中。

第三个副本是我们会发送给案件代理人的工作副本，这样他们就不需要物理地从档案中取出这些副本进行审查。

如果有需要送往实验室的物品，我们还会刻录一个副本并随这些物品一同送往实验室进行审查。

法官说：我希望你靠近麦克风。你可以把它拉近一点，或者坐得近一些，并大声说话。

问：这些照片的副本被发送到哪个地方的现场办公室？如果有的话。

答：纽约。

芬克律师说：请展示，洛夫特斯女士，政府证物 GX CT-129。这是已提交的证据。如果我们请翻到第 17 页。我只想确保它已经展示给陪审团。如果您可以只放大顶部的部分，请，洛特图斯女士。

由检方芬克律师继续询问：

问：你能读一下这个吗，麦克纳马拉探员？

答：“《信托声明及协议》。本《信托声明及协议》(以下简称“本信托协议”)于 2020 年 12 月(具体日期待填写)由以下各方签署：受益人——郭强(Qiang Guo)，持有塞浦路斯护照号码(待填写)，居住在英国伦敦(地址待填写)；以及受托人——余建明(Kin Min Je)，持有香港护照号码 KJ0168411，居住在英国伦敦耳尔斯路 87 号巴尔莫拉尔公寓(87 Balmoral House, Earls Way, London, United Kingdom)。双方均为本协议的当事方。”

问：你可以继续读吗？

答：“背景。受托人同意以受托人的名义为受益人持有以下公司(每个公司，合称为‘公司’)的股份：(1)喜马拉雅货币清算有限公司，一家在澳大利亚注册的公司，公司编号 642418684；

(2) 喜马拉雅储备有限公司，一家在澳大利亚注册的公司，公司编号 642487232，喜马拉雅——对不起；(3) 喜马拉雅货币——我想是 Party——对不起——有限公司，一家在澳大利亚注册的公司，公司编号 643817449；(4) Major Lead 国际有限公司，一家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公司，公司编号 1976621。”

芬克律师说：请您放大一下，谢谢。

问：麦克纳马拉探员，你能读一下 3 号部分吗？

芬克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如果可以的话请放大一下 3 号部分。

答：“受托人进一步承诺：(3.1) 在未经受益人指示的情况下，始终保持公司的偿付能力，并遵守公司要求的所有适用规则和法规；(3.2) 始终在相关登记处保持公司的活跃状态，并按时支付所有适用费用，这些费用将由受益人报销；(3.3) 未经受益人事先书面批准，不得将公司转让或交给任何第三方。”

芬克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你可以缩小并转到下一页。

转到下一页。

问：你能读一下签名的名字吗，签名处写着的？

答：郭强签名。金敏捷签名。见证人空白。

芬克律师说：谢谢。洛夫特斯女士，你可以关闭它。

请稍等，法官大人。

请展示一下，洛夫特斯女士，政府展品 GX CT-176。

问：麦克纳马拉探员，你可以从“绘制”开始读吗？

答：“绘制 G——对不起——G 时尚物品，设计师 1，哨子，裤子，100，帽子，200。”

芬克律师说：请展示洛夫特斯女士，GX CT-184。

转到下一页，请。

继续。停在这里。

问：这是什么类型的文件？

答：这是一份车辆所有权证书。

问：什么是车辆所有权证书？

答：它显示了你的所有权，并在州政府注册。

问：上面列出的车主名字是什么？

答：曹德峰，C-A-O, D-E-F-E-N-G。

问：你在 2023 年 3 月 15 日见到过曹德峰或德峰曹吗？

答：见过。

问：这是什么类型的车？ 答：兰博基尼。

问：型号是什么？

答：Aventador。

问：车辆识别号码 (VIN) 的最后四位是什么？

答：0393。

芬克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请展示 GX CT41。

问：兰博基尼的车辆识别号码的最后四位是什么？

答：0393。

芬克律师说：目前没有其他问题。谢谢。

法官说：交叉询问？

施洛夫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交叉询问：

由辩方律师施洛夫女士进行询问：

问：下午好，探员。

答：下午好。

问：麦克纳马拉探员，3 月 15 日之前，你知道郭文贵先生的任何事情吗？

答：不知道。

问：我认为你准备好了，执行 3 月 15 日的搜查，对吗？

答：准备了搜查用品和类似的东西，是的。

问：对。而且你有一个计划，对吗？

答：是的。

问：在执行搜查之前，你是否与将陪同你的团队成员开会或通过电子邮件交流？

答：是的。

问：你讨论了郭先生可能在3月15日的位置，对吗？

答：我不认为是。

问：你没有讨论他可能在这三处房产中的哪一处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你今天坐在这里，记得你开始准备执行搜查的日期吗？

答：应该是那周早些时候或前一周晚些时候。我认为是。

问：你是否与包括罗宾在内的其他成员通过电子邮件交流，对吗？

答：我不知道罗宾是谁。

问：罗宾·卡特赖特？

答：瑞秋·卡特赖特。

问：对不起？

答：瑞秋。

问：瑞秋、罗宾，你和她通过电子邮件交流，对吗？

答：是的。她是请求我们提供协助的人。

问：在与她的电子邮件交流中，计划是她与你交换信息，你与她交换信息，对吗？

答：关于我们如何进行搜查的信息，是的。

问：对。你知道你要搜查一处房产，对吗？

答：是的。

问：你知道这是一处大房子，对吗？

答：是的。

问：你知道房子里可能有郭先生，对吗？

答：是的。

问：你计划逮捕郭先生，对吗？

答：我没有。

问：那么你团队中的某个人会逮捕郭先生，对吗？

答：我们团队没有人逮捕人。我们只是进行搜查。

问：好的。你早些时候作证时说你不记得你是否预计郭先生会在那间康涅狄格的房子里，所以让我提供一些可能会刷新你记忆的东西。那将是 3514-24。

这是是否刷新了你的记忆，女士，你预计郭先生不会在康涅狄格的家中？

答：没有。

问：可以说你通过电子邮件与几个人互动，协调这次搜查，对吗？

答：是的。

问：那是 373——我发音有点困难的街道——塔科尼克路，对吗？

答：是的。问：你想一大早去那里，对吗？

答：是的。我没有选择时间。

问：但无论如何，你在 7 点之前到达了；这是公平的说法吗？

答：不。我们大约在 7 点到达。

问：可以说，这所房子不是你可以进入的，对吗？

芬克律师说：反对。

答：我不明白。

法官说：反对无效。

施洛夫律师说：我重新措辞，法官大人。

问：你不能通过大门进入，对吗？你的团队不能通过大门进入，对吗？

答：不，我们可以。我们到达时大门是开的。

问：房子的门是开着的。

答：是的。当我的团队到达时，门是开着的。

问：有多少个团队在你之前？

答：负责进入的团队。

问：负责进入的团队，对吗？

答：是的。

问：负责进入的团队与随后的你的团队协调，对吗？

答：当他们完成进入并确认安全时，他们会通知我们可以前往位置。

问：对。负责进入的团队是否告诉你是郭先生的女儿让他们进去的？

芬克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反对成立。

问：当你——

法官说：你不需要回答。

问：当你进入房子时，你看到郭先生的女儿和妻子坐在外面的长椅上了吗？

答：没有。

问：你第一次看到郭先生的女儿和妻子是在房子里吗？

答：是在房子里。

问：他们坐在哪里？

答：我称之为家庭房的地方。

问：他们是由——由在你们之前进入的团队安排的，对吗？

答：我不知道。我不在那里。

问：你不知道，因为你不在那里。当你进入房子时，你是否在房子里逐个房间地走过？

答：当我第一次进入房子时吗？

问：是的。

答：当我第一次进入房子时，我走向居民所在的地方，找到探员主管卡特赖特，告诉她我们到了。

问：因为她是第一个进入团队的成员，对吗？

答：我不知道。

问：你不知道第一个进入团队的是谁？

答：我不知道谁在进入团队里。我跟随进入团队。我不是搜查的一部分。

问：所以你跟随进入团队，对吗？进入团队告诉你位置已经安全，对吗？

答：我们在一个集合地点。当进入团队告诉我们安全时，我们就驱车前往住所。

问：你们一起开了多少辆车？

答：我只能说我们团队。大约有十几个人。

问：你刚才说你只能代表你的团队发言，对吗？

答：对。你问谁一起开车；那是我和我的团队一起开车。

问：好的。你的团队中有任何成员拍摄了你作证的那些照片吗？

答：有。

问：好的。我们一会儿会谈到照片。但是让我们继续谈你进入房子的情况，好吗？当你进入房子时，如你所说，看起来像是有人住的家，对吗？

答：是的。

问：厨房桌子上有食物，对吗？

答：有食物，是的。

问：对。房子里有三个人，对吗？

答：是的。

问：这三个人是郭先生的妻子，对吗？

答：是的。

问：他的女儿，对吗？

答：是的。

问：和他的女儿的未婚夫，对吗？

答：我听说是男朋友，但对。

问：好的。你在卧室里看到拄着拐杖的男朋友了吗，还是有人告诉你关于他的事？

答：对不起。你能重复一下吗？

问：当然。在你的搜查期间，你看到他的女儿的男朋友了吗？

答：看到了。他们都在那间房间里。

问：好的。他拄着拐杖，对吗？

答：哦，拐杖，对不起。我误解了你。

问：没关系。很多人误解我。但是他拄着拐杖，对吗？

答：是的，他有拐杖。

问：对。房子里有两只小型贵宾犬，对吗？

答：是的。

问：他们都被安置在那间房间里，对吗？

答：不。我带女儿上楼去取狗。

问：好的。所以你带女儿上楼让她把狗带回来，然后你带她回来让她回到那间房间，对吗？

答：对的。

问：好的。你让他们留在那里，而你的团队其余部分搜查整个房子，对吗？

答：是的。

问：我假设你给了她一份搜查令的副本？

答：我没有。

问：好的。但是她没有阻碍你们的搜查，对吗？

答：没有，她没有。

问：拄着拐杖的男朋友也没有阻碍你们，对吗？

答：对。

问：当然，他的妻子也没有阻碍你们，对吗？

答：对。问：他的妻子大约 60 岁，对吗？

答：我不知道。

问：你看到她时，她不是很紧张吗？

答：我没有观察她。我——我只见了她一会儿。我和她的女儿说话，我带她去取狗，把她带回去，我告诉她，如果她需要带狗出去喂食，可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继续搜查。

问：然后你开始搜查房子。你说至少有大约 20 个人，对吗？

答：对。哦，至少。

问：好的。当你说至少时，是指有超过 20 个人吗？

答：我认为我们大约有 40 个人在搜查。

问：好的。所以你有 40 个人在搜查，房子里有三位居民，对吗？

答：是的。

问：没有人干扰你们的搜查。

答：没有。

问：好的。在你执行对 373 号的搜查时——我就这么称呼，好吗——你知道郭先生还有几处房产吗？

答：不知道。

问：你知道他在纽约市有房子吗？

答：我知道他们同时在执行其他搜查令。我不确定他拥有哪些房产或他住在哪里。

问：好的。在你执行搜查时，你知道郭先生有律师吗？

答：我不知道。

芬克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反对无效。

问：在你搜查郭先生的家时，你知道他在美国的身份吗？

芬克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请上前。

(边栏会议讨论，仅法官和双方律师在场)

法官说：这超出了直接询问的范围。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愿意将她作为我自己的证人。但我有权在执行搜查令时询问她知道什么。我可以更有约束地进行询问，但——

法官说：所以他是否有律师，我允许了这个问题，但现在涉及到他的移民身份，我认为这超出了范围。

施洛夫律师说：她从他的家中带走了数百份文件。我有权询问她带走了哪些文件以及她提供了哪些证据。

法官说：是否有与移民身份有关的文件？

芬克律师说：我不知道，但我从他们对我们前几晚的信的回应中了解到，他的移民身份不成问题，而且——它是不相关的。我还从法官大人的裁决中了解到，律师的存在并不是辩方要着重讨论的内容，也不应通过暗示陪审团郭先生有律师来暗示搜索不合法。搜索是合法的，它是经过司法授权的。

施洛夫律师说：询问某人是否有律师并不意味着搜查是不正当的，首先。

第二，她找到了文件。如果他们想挑选要展示的内容，我有权探讨还有什么其他的内容。我们对移民问题没有兴趣，您知道的——

法官说：你可以询问是否有与移民身份相关的文件。

施洛夫律师说：对。这表明一个人住在他的家中；他的个人文件在他的家中。我的交叉询问的目的是表明那是他的住宅。我不是在寻求提出辩护，即他通过这次定罪有移民后果，这是文件的内容，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被提及。完全无关紧要。

法官说：是否有争议他是否将其用作住宅？

施洛夫律师说：哦，是的。他们的论点是 Mahwah 也是一个家，我想表明这是他唯一的家，从这里收集的任何东西都无法与在 Mahwah 收集的任何东西相比。我有权表明这一点。

法官说：所以你说这是他的主要住宅？

施洛夫律师说：他的唯一住宅。

法官说：好的，她可以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一些证据。

芬克律师说：当然。这不应该暗示移民身份。移民身份无关紧要。

施洛夫律师说：我们不讨论移民身份。我有身份，你有身份。我是美国护照持有者。这是我的身份。如果我的护照在我的家里，这更可能是我的家，不太可能是你的家，对吧？

芬克律师说：我完全同意护照是——

法官说：当然。但你在问他的移民身份。

施洛夫律师说：我会从那里移开，问她是否找到了某些与移民有关的文件或他的移民文件、身份证、钱包。我有权询问所有这些。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对身份证没有异议，对钱包没有异议。我反对的是 402、403 理由的移民文件和移民身份。这是不适当的。无关紧要。我对他们探索那里的个人物品没有意见。这很好。但是——

施洛夫律师说：我们没有争论他会被驱逐或类似的事情。我们只是试图表明他在家里有移民文件。

法官说：但你可以问护照，而不是问，你知道他的移民身份是什么吗。

施洛夫律师说：当然。我会重新措辞。

法官说：谢谢。

(在公开法庭)

法官说：反对无效。

由辩方律师施洛夫女士继续询问：

问：麦克纳马拉探员，你花了多少小时搜查房子？

答：没有。我没有搜查。

问：好的。你只是监督搜查，对吗？

答：对，嗯哼。

问：你直接监督了多少人？

答：大约 40 人。

问：40 人，对吗？

答：嗯哼。

问：40 人被分配了搜查房子不同部分的任务，对吗？

答：是的。

问：每个卧室都被搜查了，对吗？

答：是的。

问：每个客厅都被搜查了，对吗？

答：是的。

问：壁橱也被搜查了，对吗？

答：是的。

问：浴室也被搜查了，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所以在壁橱里，有——如果我可以请——实际上，我重新措辞。 你被展示了壁橱的照片，对吗？

答：是的。

问：在壁橱里挂着白衬衫，对吗？

答：是的。

问：鞋子？

答：是的。

问：还有其他男士衣物，对吗？

答：是的。

问：你知道那些衣物属于谁吗？

答：不知道。

问：你有没有努力找出那些衣物是谁的？

答：没有，这不是搜查的一部分。

问：好的。然后你搜查了厨房，对吗？

答：是的。

问：厨房是一个普通的厨房，里面有与厨房相关的东西，对吗？

答：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厨房，里面有与厨房相关的东西，是的。

问：好的。但是柜台上食物，对吗？

答：有食物。我不记得具体是什么食物。

问：好的。在你搜查厨房后，你搜查了其他房间，对吗？

答：我没有搜查。

问：嗯，你在搜查期间作证时提到了很多照片，所以我道歉。

你监督了那些房间被搜查，对吗？

答：是的，女士，是的。

问：好的。让我们看看车库的照片，好吗，以便我们可以谈谈那辆红色的兰博基尼。

你进入车库是为了找那辆红色的兰博基尼吗？

答：我通过车库进入，但不是为了找兰博基尼。

问：是否可以说你通过电子邮件与团队讨论了那辆特别的兰博基尼的搜查令，对吗？

答：兰博基尼的扣押令是包括在内的，是的。

问：你通过电子邮件讨论了扣押令，对吗？

答：我通过电子邮件向整个团队发送了搜查令和扣押令。

问：好的。你特别讨论了扣押令，对吗？对你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吗？

芬克律师说：反对。含糊不清。

法官说：问题是什么？

问：当然。你特别被告知要寻找一辆红色的兰博基尼，对吗？

答：没有。我们有兰博基尼的扣押令，但没有人说：确保找到兰博基尼。

问：好的。那么，针对那辆兰博基尼车有一个具体的扣押令，对吗？

答：是的。

问：你被告知那是红色的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好的。

答：我知道扣押令上有车辆识别号码。我不记得是否有颜色。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请把第95号文件调出来。

问：那就是那辆车。你是否实际上查看过这种状态下的车？

答：对不起，我不明白。状态？是在康涅狄格州吗？

问：不是。我是指被遮盖的状态。

答：哦，没有。

问：你没有看到它被覆盖的样子，对吗？

答：不，我没有。那是入境照片之一。

问：好的。拍这张照片的人就是这样发现车的，对吗？

答：是的。

问：车上覆盖着这个黑色的东西，对吗？

答：是的。

问：车上有一根电线接入，对吗？

答：是的。

问：然后那根线插上了电源，对吗？

答：是的，看起来是插上的。

问：对。我不会开车，但这意味着车在充电吗？

答：我想——我相信这是为了保持电池充电。

问：为了保持电池充电，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这是那里的许多车库之一，对吗？

答：有两个车库。

问：对。在这个车库里，有人显然在锻炼，所以右边有一些锻炼设备，对吗？

答：是的。

问：然后这是在某人家里会发现的通常的东西，对吗？

芬克律师说：反对问题形式。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是的，这是车库里的典型物品。

问：车库没有锁，对吗？

答：我不知道。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然后如果我可以有车的未覆盖版本。

问：这就是车的样子，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你看到车顶上的那个小白东西吗？

答：是的。

问：那是用来干什么的？

答：我不知道。

问：好的。你搜查过车吗？

答：我没有。

问：你和你监督的搜查车的人交谈过吗？

答：是的。

问：好的。他们告诉你他们在车里找到了驾驶执照吗？

答：他们没有。

问：他们告诉你在车里找到了与郭先生有关的东西吗？

答：没有。

问：他们告诉你在车里找到了他的衣服吗？

答：没有。

问：他们告诉你在车里找到了什么吗？

答：没有。

施洛夫律师说：让我看看我能不能拿到那些钥匙，请。

问：这是政府展品 36，对吗？你作证过这些钥匙？

答：是的。

问：好的。你没有找到这些钥匙，对吧？

答：我没有。

问：你不知道是谁找到这些钥匙的，对吗？

答：那个房间里有两个搜查者。我不记得是哪一个找到了钥匙。

问：好的。所以有人给你钥匙，现在他们在法庭上，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你作证了这些钥匙，对吧？

答：是的。

问：好的。你作证了它们，因为政府在你今天准备作证时向你展示了它们，对吗？

答：我不理解这个问题。对不起。

问：当然。他们在准备你时向你展示了这些钥匙，对吗？

答：他们向我展示了这些钥匙，是的。

问：他们在准备你作证时问你关于这些钥匙的问题，对吗？

答：是的。

问：你和他们见了几次面，对吗？

答：是的。

问：你今天早上见了他们，对吗？

答：是的。

问：今天早上见了两次还是一次？多少次？

答：我认为是一次。

问：你认为是一次？

答：我认为是一次。是的。

问：好的。然后他们告诉你早点来，以便他们可以准备你，对吗？

答：我相信是的。

问：他们给你发了短信？

答：短信或电子邮件。我不确定。

问：好的。那么，在这里，让我帮帮你。

答：好的。

问：你有没有记录你和这些检察官见面的次数，以准备你今天的证词？

答：没有。

问：你知道是否超过五次吗？

答：我不知道。

问：在过去两天里你见了他们多少次；你记得吗？

答：我不知道昨天有没有见过他们。

问：让我和你谈谈这些钥匙。

答：嗯哼。

问：我会把它们放在这里。

这些钥匙上有一个证据标签，对吗？

答：这里有一个标签。我不确定这是什么——什么类型的标签。

问：好的。但这个标签是你们人员贴上的，对吧？当你第一次——当你拿到钥匙时，钥匙上没有这个标签，对吧？

答：我不知道是谁放的这个标签。当时钥匙上没有这个标签。

问：好的。钥匙正是你看到的样子，在信封里，对吗？

答：我——我不知道。

问：你不知道它是否有钥匙链，对吗？

答：我不知道。

问：你不知道它是否有名牌，对吗？

答：我不知道。

问：检察官什么时候第一次向你展示这些钥匙？

答：今天。

问：今天早上。

答：是的。

问：好的。他向你展示了这些钥匙，并告诉你你要作证这些钥匙，对吗？

答：他问我关于这些钥匙的问题。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看看这个是否能让你想起来。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没有记忆的缺失。反对。

施洛夫律师说：我认为她不记得——

法官说：她没有说她不记得。反对有效。

由辩方律师施洛夫女士继续询问：

问：你之前作证说你不记得了，对吧，他们是通过电子邮件还是短信请你今天早上过来的？

答：是的。

问：这个能让你想起来吗，女士？

答：是的，看起来是短信。

问：好的。他们发短信让你早点来，以便他们可以帮你准备，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你早点来了，因为你想为今天的证词做好准备，对吗？

答：是的。而且从康涅狄格州到这里需要两个半小时，所以我必须在交通高峰前到达。

问：好的。但是你见了他们，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他们问你关于这些钥匙的问题，对吗？

答：是的。

问：他们问你谁找到的钥匙，你说不知道，对吗？

答：对。

问：他们问你哪里找到的钥匙，你说不知道，对吗？

答：我知道他们在哪个房间。我说的是那个房间——那里有——它像个办公室，并且有摄像头——显示监控的显示器。

问：而且是安保人员，告诉你钥匙放在那里的，对吗？

答：那是找到钥匙的地方。

问：好的。所以钥匙不是在车库找到的，对吗？

答：对。

问：不是在车里找到的，对吗？

答：对。

问：它们并没有被发现在车内，如果每天都使用车辆的话，一般人会把它们留在车内，对吧？

芬克律师说：反对，形式问题。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它们是在车里被发现的吗？

答：不是。

施洛夫律师说：如果可以的话，请给她和陪审团展示一下，编号 95。

问：当他们查封车辆时，有人真的把车开出了车库吗？

答：我不知道。

施洛夫律师说：如果能请展示 58 号。

问：你作证了这张照片，对吗？

答：是的。

问：请告诉我——在右边你看到一面旗帜，对吗？

答：是的。

问：你知道那个旗子是干什么的吗？

答：不。我不知道。

问：旗子上有名牌吗？

答：我不知道。

问：有没有任何地方标注了“新中国联邦”的字样来说明那面旗帜？

答：我不知道这个旗子的任何信息。

问：好的。请看这张照片的左边，请。你看到那个大黄——大白圆形的东西了吗？

答：是的。

问：那是什么？

答：我不知道。

问：那是用于直播的东西，对吗？

答：我不知道。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请放大。

问：你是否认为这是一个办公空间或工作空间？

答：在我看来，像是某种录音室的设置。

问：看起来像是一个录音室，对吗？

答：有点像，是的。

问：这看起来像是某人会进行直播的地方，对吗？

答：是的。

施洛夫律师说：请展示 59 号。

问：好的。这张照片可能更清楚一些。

所以那里有录音设备，对吧？

答：是的。

问：这有一个电脑显示器，对吗？

答：是的。

问：一把椅子？

答：是的。

问：在你搜查的时候，你有没有试图找出这些设备是否在运作？

答：没有。

问：好的，非常感谢。

施洛夫律师说：请展示 83 号。

问：你作证了一些政府让你朗读的文件，对吗？

答：我读了那些文件。

问：对。你朗读了那些贷款协议，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你的团队从那所房子里找到了多少文件？

答：打印的文件？

问：对。

答：不多。

问：不多？

答：不多。

问：好的。你朗读了你读的贷款协议，对吗？

答：是的。

问：你知道贷款协议是关于什么的吗？

答：不知道。

问：你知道贷款协议被放在哪个房间里吗？

答：不知道。

问：你知道是谁放的贷款协议吗？

答：不知道。

问：你知道它是否在郭先生的房间吗？

答：不知道。

问：你甚至不知道它是在厨房还是厕所里，你完全不知道它在哪里，对吧？

答：我们可以——你可以回到——证据记录。

问：你知道吗？

答：我不知道。我没有搜查。

问：好的。你作证并阅读了政府要求你阅读的文件，对吗？

答：是的。

问：你以前从未读过那些文件，对吗？

答：对。

问：你没有选择向陪审团朗读哪些文件，对吗？

答：没有。

问：你不知道在房子里还找到了哪些文件，因为你没有进行搜查，对吗？

答：对。

问：好的。你没有在那所房子里找到郭先生的钱包，对吗？

答：我不记得找到钱包了。

问：护照呢？

答：没有。

问：坐在这里，你记得是否找到过任何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驾驶执照吗？

答：我不知道。

问：学习驾照呢？

答：没有，我没有看到这些。

问：所以你对搜查的记忆基本上限于政府为你准备的今天在庭上展示的那些证据，对吗？

芬克律师说：反对问题形式。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不。我记得我在那里做了什么。

问：对。但是你只是监督，对吗？

答：对。

问：你没有亲自搜查任何东西，对吗？

答：对。

问：你今天作证的所有东西，包括钥匙，你都没有找到，对吗？

答：对的。

问：你作证提到了一件上面写着“Brioni”名字的西装，对吗？

答：我觉得那是一张纸，一片纸。

问：你记得作证时提到一个上面写着“Brioni”名字的衣架吗？

答：我看到了照片。我不认为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

问：好的。你知道“Brioni”是什么吗？

答：我不知道。

问：你知道是否在那所房子里找到了男士西装吗？

答：西装不在要扣押的物品清单上。我们没有拿任何衣物。

问：我的问题是——好的。你看到任何西装了吗？

答：看到了。

问：好的。你知道它们有多旧吗？

答：不知道。

问：你知道它们是 2010 年的还是 2020 年的？

答：不知道。

问：你知道它们是他的西装还是别人的西装吗？

答：不知道。

问：现在你记得有一份文件，他们让你从中读出名字，然后你读了一些被称为“郭之声 (Voice of Guo)”，“善之声 (Voice of Good)”的内容，对吗？

答：对的。

问：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

答：不知道。

问：你知道“Voice of Guo”是什么吗？

答：不知道。

问：你知道“Voice of Good”是什么吗？

答：不知道。

问：你知道“Saraca”是什么吗？

答：不知道。

问：这是我说的衣架。你作证提到这个衣架，对吗，这张照片？

答：我看到了照片。我——是的。

问：好的。你从未见过这个衣架，对吗？

答：对。

问：所以你在这里作证的都是别人拍的照片并交给你的，对吗？

答：对。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请给我编号 176。

问：好的。你作证提到这个文件，对吗？

答：对。

问：芬克先生让你朗读出来，你就向陪审团朗读了，对吗？

答：对。

问：好的。“Designer No. 1 哨子”是什么意思？

答：我不知道。

问：“裤子 100”是什么意思？

答：我不知道。

问：“帽子 200”是什么意思？

答：我不知道。

问：坐在这里，你知道这些裤子和帽子是否应该是礼包的一部分吗？

答：不知道。

问：你对你向陪审团朗读的内容一无所知，对吗？

答：对的。

问：你只能告诉他们有人在你的团队中找到了一张纸，他们拍了张照片，你就向陪审团朗读了这些内容。

芬克律师说：反对问题形式。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我很抱歉。我已经忘记问题是什么了。

问：你所知道的就是有人拍了一张照片，他们拍了那张照片然后你看了，政府让你大声朗读给这个陪审团听，你也照做了，对吗？

答：对的。

问：好的。可以的话请展示 184 号。

你看到你作证提到的这个展品上的黄色便利贴了吗？

答：看到了。

问：上面写着“给马修，新保险卡为所有四辆车生效，2020 年 4 月 1 日”，对吗？

答：对。

问：你知道是谁写的这个便利贴吗？

答：不知道。

施洛夫律师说：如果可以的话请向下滚动。

问：这是整个文件，对吗？

答：我不知道。

问：你不知道这些文件是否一起找到的，对吗？

答：我不知道。

问：你不知道它们是否在同一个地方找到的，对吗？

答：我不知道。

问：你不知道是谁填写了这些文件，对吗？

答：谁填写的——我不明白，谁填写的。

问：你不知道这些文件上任何地方的笔迹是谁的。

答：哦，不知道。

问：有人向你展示了一张照片，你在作证的是那张照片，对吗？

答：对的。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可以把那个拿下来。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要编号 393。

芬克律师说：我不认为 393 号证据在案卷中。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174 号。

问：你看到这份文件了吗？你也对此作过证，对吧？

答：是的。

问：由郭文贵所说的谎言。你不知道他们谈论的是哪个日期，对吗？

答：对。

问：你不知道这是关于什么问题 and 答案的，对吗？

答：对。

问：你不知道谁预先选定了问题或者这些问题是什么，对吗？

答：对。

问：你只是因为他让你这么做，所以你站起来对陪审团读了它，对吧？

答：这就是我被要求做的，读它。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我们可以往下滚动吗。

问：这是整页内容，对吧？你知道它是从哪里找回的吗？

答：不知道。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可以把它拿下来。

如果我可以拿到 129 号文件。

问：你对这份文件作过证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好的，那我们可以把它拿下来。

麦克纳马拉特工，可以这么说，你的工作仅限于接收那个房子里其他人寻找并给你的东西吗？

芬克律师说：反对问题形式。

法官说：我没有听到。

芬克律师说：反对问题形式。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没有人给我任何东西。我管理了搜查。搜查者进行搜查，摄影师拍照，他们将物品录入我们的证据列表，所以我们有一个被取走物品的列表，他们也进行了打包。他们没有把它们交给我来做这些。

问：好的。搜索大约用了四个小时，对吗？

答：大约四个小时，是的。

问：没有人在搜查过程中打扰你，对吗？

答：没有。

问：然后搜查结束了，你们就离开了？

答：完全结束？

问：搜查结束后，你们就离开了，对吧？

答：是的。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非常谢谢你。

法官说：重定询问？

芬克律师说：很简短。

重新询问：

由检方律师芬克先生进行询问：

问：麦克纳马拉探员，你和你的团队在 2023 年 3 月 15 日的角色是什么？

答：帮助执行搜查令。

问：当从搜查中找回文件或物理物品时，联邦调查局会采取什么措施（如果有的话）来跟踪这些材料的来源？

答：所以它们被扣押的代理人查获，然后开始了一个保管链。

问：您能解释一下是如何追踪特定材料的恢复位置的吗？

比如说，是从哪个房间。

答：当然了。所以当有人在某个房间找到一个物品时，我们会派遣摄影师，他们会在原地拍照。当我们进行拍照时，我们会给每个房间一个字母，所以当那个物品被找到时，我们会描述物品，比如，你知道的，手机号码等等被找到在 B 房间的桌子上。然后我们记录下那两个实际找到并见证了那个物品的人。

问：这个程序在 2023 年 3 月 15 日是否遵循？

答：是的。

问：麦克纳马拉特工，当联邦调查局离开时，有什么预防措施或者是在离开前的政策和程序是什么？联邦调查局会做些什么？

答：跟证据有关？

问：证据和照片。

答：哦。有一个扣押代理人，所以有一个人负责保管证据，并启动保管链，他们将证据带到证据室，在那里进行登记并存入案件档案。至于照片，就像我——我相信我之前说过，摄影师拿着 SD 卡，直接将其刻录到光盘上，所以我们不先将它放入计算机，然后我们制作一个原始副本存入案件档案，一个原始副本的备份也存入案件档案，一份给案件代理人的副本，然后，如果我们需要另一份副本给实验室，或者发送材料给法医，用于法医的话，我们再制作第四份副本。

问：麦克纳马拉特工，你知道在 2023 年 3 月 15 日搜查之前，纽约联邦调查局调查小组对这个案件采取了什么措施吗？

答：不知道。

问：你知道联邦调查局在 2023 年 3 月 15 日之后采取了哪些调查步骤吗？

答：不知道。

问：你知道案件代理人——案件代理人是什么？

答：通常——通常有一个，有时有多个，被指派为——那个案件的负责人。

问：你知道案件代理人——你是这个案件的案件代理人吗？

答：不是。

问：你知道案件代理人是否知道“Saraca”是什么意思吗？

答：不知道。

问：你知道案件代理人是否审查了这些文件？

答：不知道。

问：并与美国检察官办公室讨论了这些文件？

答：不知道。

问：案件代理人是否获得了其他搜查令？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案件代理人今天没有作证。

法官说：他在问她是否知道案件代理人做了什么或没有做什么。她可以回答。

答：我不知道。

问：麦克纳马拉探员，除了 2023 年 3 月 15 日的搜查，你在这个案件中还有其他参与吗？

答：没有。

芬克律师说：谢谢你，麦克纳马拉探员。

法官说：再次交叉询问？

施洛夫律师说：很简短。

再交叉询问：

由辩方律师施洛夫女士进行询问：

问：你采取了所有预防措施，以确保证据被正确记录，对吗？

答：是的。

问：你确保拍了证据的照片，对吗？

答：是的。

问：或者让人拍了照片，对吗？

答：是的。

问：然后你确保这些照片被正确保存在档案中，对吗？

答：是的。

问：在采取所有这些步骤之后，当你审查证据时，没有一份文件与那辆兰博基尼直接相关的名字是“郭文贵”，对吗？

芬克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如果你知道答案，可以回答。

答：我不知道。

问：兰博基尼的任何一份所有权证明都不是以郭文贵的名字登记的，对吗？

答：我不知道。

问：你读过所有权证明，对吧？

答：我读过那份所有权证明。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的所有权证明。我不知道。

问：所以你对这个陪审团的知识只限于他让你作证的内容。

答：不是。

问：好吧，你告诉我。如果你知道更多，并且你采取了所有这些详细的步骤，你能告诉这个陪审团你是否找到任何将兰博基尼与郭文贵联系起来的单一文件吗？

答：我不知道。

问：你没有找到任何将这些车与郭文贵的兰博基尼联系起来的東西。

答：将车与兰博——

问：车钥匙。

答：哦，是钥匙。我以为你说的是车。没有。

问：车里也没有，没有一件衣服，没有驾照，将那辆车与郭文贵联系起来，对吗？

答：据我所知没有。

问：好吧，你只能对你所知道的事情作证，女士。

答：对。

问：那是不是，答案是不是？

答：我现在忘了问题了。

问：你没有找到任何将那辆兰博基尼与郭文贵联系起来的東西，对吗？

答：是的，没有在 373 号搜查中找到。

问：那就是车所在的地方，对吗？

答：是的。

问：谢谢。

芬克律师说：问一个问题。

法官说：重定向询问？

再次重新询问：

由检方律师芬克先生进行询问：

问：麦克纳马拉特工，你知道 FBI 纽约团队是否有视频，或者在 2023 年 3 月 15 日在塔科尼克路 373 号找到的郭文贵驾驶兰博基尼的视频吗？

答：我不知道。

芬克律师说：没有进一步的问题。

法官说：再次交叉询问？

再次交叉询问：

由辩方律师施洛夫女士进行询问：

问：驾驶一辆车并不意味着你拥有那辆车，对吗？作为探员你可以作证，对吗？

答：对的。

施洛夫律师说：谢谢。

法官说：谢谢。你可以退庭了。政府可以传唤下一位证人。

(证人退场)

2024年5月24日 美国诉郭文贵案 第二位证人庭审笔录

莫里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政府叫路易·邦苏坎。

书记员说：请举起你的右手。

(证人宣誓)

法官说：请说出你的名字并拼写。

证人说：我的名字是路易·邦苏坎。拼写是 L-O-U-I-E，姓邦苏坎，B-O-N-S-U-K-A-N。

法官说：你可以询问了。

莫里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路易·邦苏坎，

被政府召作证人，

经正式宣誓后，作如下证词：

直接询问：

由检方律师莫里女士进行询问：

问：下午好，邦苏坎先生。

答：你好。

问：你从事什么工作？

答：我是达拉斯兰博基尼的财务总监。

问：作为达拉斯兰博基尼的财务总监，你的职责是什么？

答：我帮助处理车辆销售的文件。

问：你在达拉斯兰博基尼工作多久了？

答：超过 13 年。

问：达拉斯兰博基尼平均每月销售多少辆兰博基尼？

答：平均每月约 35 辆车。

问：我想把你的注意力引导到 2021 年 9 月。你是否参与了那个月向一个名为 G/CLUBS 的客户销售兰博基尼的过程？

答：是的。

问：你在这次销售中的角色是什么？

答：我帮助处理与客户的销售文件。

莫里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请向证人展示标记为政府展品 BR460 的文件。并滚动查看第 2 页及以后的内容。

问：邦苏坎先生，你认得政府证据 BR460 吗？

答：认得。

问：你之前审阅过这个证据吗？

答：是的。

问：一般来说，政府证据 BR460 中包含什么内容？

答：这是一份机动车买家订单。它基本上显示了车辆的销售及其卖家。

莫里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继续翻阅这个证据的其他几页。

问：邦苏坎先生，宏观层面看，这些是达拉斯兰博基尼的商业记录吗？

答：是的。

问：你熟悉这类文件吗？

答：熟悉。

问：可以说，接收和保持这些文件是你们业务的常规部分吗？

答：是的。

莫里律师说：法官大人，政府提交政府证据 BR460。

施洛夫律师说：没有异议，法官大人。

法官说：它被接纳了。

(政府证据 BR460 接纳为证据)

莫里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请展示第 2 页。

法官说：邦苏坎先生，请提高你的声音并对着麦克风说话。

证人说：好的，女士。好的，法官大人。

莫里律师说：如果可以的话请放大顶部部分，洛夫特斯女士。

由检方莫里律师继续询问：

问：好的，邦苏坎先生，这是达拉斯兰博基尼的商业记录之一。这份文件是什么？

答：机动车买家订单。

问：看左边，谁是这辆车的卖家？

答：达拉斯兰博基尼。

问：买家是谁？

答：买家是 G Club International Ltd.

问：这份买家订单的日期是什么时候？

答：2021 年 9 月 13 日。

问：现在看看左边，销售单位描述部分。你能向陪审团描述一下这辆兰博基尼的类型吗？

答：这是一辆兰博基尼 Aventador SVJ Roadster。

问：看右边，这辆兰博基尼 Aventador 是什么颜色的？

答：红色的。

问：还有一个字段叫做库存编号。那里反映了什么信息？

答：库存编号是我们作为经销商为特定车辆分配的编号，而不是使用车辆识别号码 (VIN)。

问：你提到了车辆识别号码。那是什么？

答：车辆识别号码 (VIN) 是识别车辆的号码。

问：在销售单位描述部分稍下方，有没有列出这辆兰博基尼的车辆识别号码？

答：有。

问：这辆兰博基尼的车辆识别号码的最后三位数字是什么？

答：最后三位是 393。

问：这辆兰博基尼是哪一年的？

答：2021 年。

莫里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可以缩小然后再放大右边的框框，“单位价格”，一直到底部，请。

问：邦苏坎先生，顶部，这辆兰博基尼的价格是多少？

答：829,999 美元。

问：向下看，添加税费后的总价格是多少？

答：832,075 美元。

问：对不起。请再读一遍这个金额，先生。

答：832,000.75 美元。

问：谢谢。

莫里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请滚动到底部，有签名的地方。

问：邦苏坎先生，你认得卖家的签名吗？

答：这是我的签名。

问：你在这份销售合同上签名的日期是什么时候？

答：2021 年 9 月 13 日。

莫里律师说：我们可以收回这些。请展示已作为证据的政府证据 CT38, 37 和 40。

问：邦苏坎先生，从这里开始，在左上角，政府展品 CT38，你认出这张照片中的车吗？

答：是的。这是兰博基尼 Aventador。

问：它是什么颜色的？

答：红色的。

莫里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可以收回这些。请展示已作为证据的政府证据 CT42 和 43。

问：从左边的政府证据 CT42 开始，邦苏坎先生，你能向陪审团描述一下这张照片中的内容吗？

答：这是车辆的驾驶员一侧；门是剪刀门，向上抬起，显示了车辆的 VIN 号牌。

问：你能多描述一下剪刀门的运作方式吗？请。

答：所以它的铰链，像——剪刀门通常是向上铰接并以这种特定方式抬起门，就像这样，而不是像普通车辆上的门那样向外摆动，就像你在开关门一样。

问：你提到的 VIN 号牌，在左边的照片中我们在哪里能看到？

答：就在剪刀门上，是一个黑色的牌子。

莫里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在右边放大部分的 VIN 牌，能再放大一些吗，放大 VIN 号码。

问：邦苏坎先生，这辆兰博基尼的 VIN 号码的最后三位是什么？

答：393。

莫里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请在左边展示政府证据 BR460 的第 2 页，并放大 VIN 字段。

然后在右边的照片上，同样放大 VIN 字段。

问：好的，邦苏坎先生，上面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辆车的 VIN 号的放大版本。请将这个车辆识别号码读入记录中。

答：Z，像斑马 (zebra)，H，像亨利 (Henry)，W，像威廉 (William)，U，像伞 (umbrella)，N，像南希 (Nancy)，Z，像斑马 (zebra)，D，像大卫 (David)，2，M，像玛丽 (Mary)，L，像利马 (Lima)，A，像阿尔法 (alpha)，10393。

问：再看下面这个，邦苏坎先生，这个是从达拉斯兰博基尼到 G Club International 的销售合同中的，是不是和照片中那辆车的 VIN 号一样？

答：是的。

问：根据你在达拉斯兰博基尼工作了大约 13 年的经验，你是否了解 VIN 号码对特定车辆是唯一的？

答：是的。

莫里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可以收回这些。

请展示标记为政府证据 GX GC295 的第 10 页。

问：邦苏坎先生，你能看到政府证据 GC295 第 10 页的内容吗？

答：可以。

问：你认得它吗？

答：认得。

问：你怎么认得它？

答：这是——上面有我的名字。这是一封我寄给客户的普通信件，连同我们寄给他们签署的文件一起发送出去的。

莫里律师说：法官大人，政府提交政府证据 GC295。

法官说：有异议吗？

施洛夫律师说：没有，法官大人。

法官说：它被接纳了。

(政府证据 GC295 接纳为证据)

莫里律师说：我们可以展示该证据。

由检方莫里律师继续询问：

问：邦苏坎先生，这封信的日期是什么时候？

答：2021 年 9 月 14 日。

问：这封信是寄给谁的？

答：浩然先生。

问：看一下这里的签名栏，这是你的签名还是你的电子签名？

答：是的。

问：一般来说，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

答：主要是感谢客户购买车辆，并说明需要做的一些事项以便处理相关文件，并指导他们用 FedEx 将文件寄回。

问：这封信是和我们刚刚看到的日期为 2021 年 9 月 13 日的 G Club International 的销售合同有关吗？

答：是的。

莫里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请再次展示政府证据 BR460 的第 5 页。

问：这是什么类型的文件，邦苏坎先生？

答：这是我们经销商的内部记录，当——当收到客户的资金时。

问：这份文件右上角的日期是什么时候？

答：2021年9月14日。

问：看左边，它显示了从谁那里收到的现金，你看到了吗？

答：看到了。

问：这里显示达拉斯兰博基尼收到的钱是从谁那里来的？

答：显示为 G Club Hold Co. 1, LLC。

问：这部分被划掉，并且上面有修正的名字，对吗？

答：是的。

问：这里修正后的名字是什么？

答：G Club International LLC。

问：看一下下面的付款金额，这里显示的 G Club International 的电子转账总金额是多少？

答：\$832,000.75。

问：下面加粗的电汇详情，写着“电汇自”，你看到了吗？

答：是的。

问：你能读出这反映了什么吗？

答：电汇自商业银行给 G Club International Ltd.

莫里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请展示下一页。

问：邦苏坎先生，这是什么？

答：这是一份电汇确认，是从我们的银行，摩根大通银行，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我的，用以通知何时收到电汇。

问：这封电汇通知邮件的日期是什么时候？

答：2021年9月13日，星期一。

问：看一下邮件正文，这笔电汇是从哪个银行收到的？

答：从科罗拉多州格林伍德村的 Reserve Trust Co 收到的。

问：然后再往下几行，有一个受益人和一个 B/O 客户。这反映了什么？

答：商业银行国际，644 Fernandez Juncos 大道，三楼，圣胡安，波多黎各。

莫里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请展示第 8 页，并放大文本部分。谢谢。

问：邦苏坎先生，这份商业记录上反映了什么样的信息？

答：这看起来是电汇指令。

问：你能读一下这里列出的银行名称吗？

答：银行名称是 Reserve Trust Company。

问：那受益账户的名称是什么？

答：商业银行国际。

问：最后，关于底部的进一步贷记，MBI 客户账户下列出了什么？

答：G Club International Limited。

问：你能读一下 G Club International Limited 的 MBI 客户账号的最后五位数字吗？

答：10103。

莫里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请展示 BR-460 的第 19 页。

问：邦苏坎先生，你看到这封邮件了吗？

答：看到了。

莫里律师说：如果我们可以向下滚动，洛夫特斯女士。这是一系列信息的一部分。我们将从这个系列的一些早期消息开始。看这里——谢谢，洛夫特斯女士。

问：这是一封 2021 年 9 月 9 日的电子邮件。您能告诉我们这是谁发的吗？

答：是 Max 发的。

问：发给了谁？

答：发给了 Mike Durkey。

问：Mike Durkey 是谁？

答：达拉斯兰博基尼的前销售人员。

问：在外部括号后，这封邮件的主题是什么？

答：G Club Hold Co. LC732-Lambo SVJ Roadster。

问：LC 732 表示什么？

答：这是我们库存中这辆特定车辆的库存编号。

问：您能读一下从 Max 发给达拉斯兰博基尼的 Mike Durkey 的邮件正文吗？

答：“嗨，Mike。运送到康涅狄格的费用是多少？”

问：还有一个关于 Max 从哪种电子邮件账户发送邮件的指示。您能读一下吗？

答：从 ProtonMail 安全电子邮件发送。

莫里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请继续往上滚动一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链邮件中的后续信息。

问：好的。从上面 Max 发给 Mike Durkey 的邮件开始，你能读一下这封邮件的内容吗，邦苏坎先生？

答：它说：“你能帮忙安排一下送货吗？另外，我应该可以在明天拿到决议和驾驶执照。请保留这辆车。谢谢。”

问：邦苏坎先生，你知道“决议”提到的是什么呢？

答：是的。基本上——决议显示的是某个特定商业实体的董事、官员或成员。

问：在向公司实体或公司出售过程中，这是达拉斯兰博基尼通常在销售中收集的文件类型吗？

答：是的。

问：为什么？

答：我们想确保购买车辆的人有权签字取车。

莫里律师说：好的。洛夫特斯女士，请继续这个电子邮件链。所以我们将专注于从刚才那个邮件到邮件底部的内容。

问：所以如果你从中间开始，邦苏坎先生，因为这是转发的。从 Max 的邮件开始。这是 2021 年 9 月 10 日。请你读一下那封发给 Mike Durkey 的邮件内容。

答：“嗨，Mike。附件是护照，密码我会单独发短信给你。另外，附件中还有正确的实体名称。请用更正后的名称重新出具文件。谢谢。此致，Max。”

问：这封邮件被转发给了你，我们可以在这部分的顶部看到。你看到了吗，Mike Durkey 发给你的？

答：是的。

问：他——Mike Durkey 给你写了什么？

答：“护照由顶级秘密密码保护：123456。”

莫里律师说：谢谢，洛夫特斯女士。如果我们可以继续向上看这个链条。好的。现在我想关注这下半部分，从邦苏坎先生到 Max Krasner 的账户。

问：好的，邦苏坎先生，这封邮件是大约一个月后发出的，2021 年 10 月 19 日？

施洛夫律师说：反对，律师在作证。

法官说：你可以问他看到的日期是什么。

问：邦苏坎先生，请你读一下这封邮件的日期？

答：日期是 2021 年 10 月 19 日。

问：谢谢。这封邮件是谁发的？

答：是我发给 Max Krasner 的。

问：邮件地址是什么？

答：Max——M-A-X-K-R-A-S-N-E-R@ProtonMail.com。

问：Max Krasner 是谁？

答：可能是帮助与 Mike Durkey 谈判的代理人之一。

问：谈判涉及什么销售？如果有的话。

答：Aventador SVJ Roadster。

问：那是卖给 G Club 的，对吗？

答：卖给 G Club 的。

问：你曾经和 Max Krasner 亲自交谈过吗？

答：没有。

问：有没有一个时刻，你与 Max Krasner 就销售进行了交流？

答：通过电子邮件。

问：请读一下你发给 Max Krasner 的这封邮件。

答：“嗨，Max。这里是买方订单、里程表和经销商转让表的签名副本，我收到了使用威尔明顿，特拉华州地址的文件。这是 Mike 给我的地址。一旦我们手头有了所有权证书，我们就会将其发送到纽约，纽约，10065，东 64 街 162 号，并要求 FedEx 签收。我们将在明天密切注意所有权证书。如果我们没有收到，我们将申请重复的。此致敬礼，”然后是我的签名。

问：邦苏坎先生，这里提到的“所有权证书”是什么？

答：所有权证书是针对特定车辆给出的一份表格；基本上它是那辆车的所有权文件。

问：达拉斯兰博基尼在卖车时会对车的所有权证书做什么？

答：我们会将所有权证书转让给新车主。

莫里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请把这个拿掉。

实际上，我们去翻到 BR-460 的第 9 页。我们可以放大上半部分，这样看起来会更大一些。问：邦苏坎先生，这是什么文件？

问：邦苏坎先生，这是什么文件，它是我们一直在看的达拉斯兰博基尼记录的一部分吗？

答：显示了 G Club International Limited 的董事注册。

问：在这份文件上，列为 G Club International Limited 的命名董事是谁？

答：显示是何浩然。

问：看右边一列，个人详细信息，何浩然的出生地是哪里？

答：中国。

问：国籍呢？

答：英国。

问：再往右看，何浩然是什么时候被任命为 G Club International Limited 的董事的？

答：2020 年 10 月 16 日。

问：邦苏坎先生，你曾经与何浩然交谈过吗？

答：没有。

问：你曾经与何浩然通信过吗？

答：没有。

莫里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请展示第 12 页。

问：这是什么文件，邦苏坎先生？

答：这似乎是一本英国护照。

问：是谁的护照？

答：何浩然的。

莫里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请展示第 18 页。

问：再次，关于这次销售的商业记录的一部分，这是什么类型的文件，邦苏坎先生？

答：这是一份从 FedEx 收到的货物。

问：关于那辆兰博基尼的销售，使用这份运单收据可能会运送哪些信息或文件？

答：车辆的所有权证书，兰博基尼 Aventador 的里程表声明，以及一些其他需要转移的所有权证书文件。

问：现在，这里的“发货自”字段显示了某个公司。你能读出是哪个公司吗？

答：是的。Boardwalk Auto Group。

问：如果有的话，Boardwalk Auto Group 与达拉斯兰博基尼有什么关联？

答：Boardwalk Auto Group 是我们的母公司。在该集团下，我们有多家经销商，达拉斯兰博基尼是其中之一。

问：看左边，你能读一下这个 FedEx 收据上反映的“收货至”信息吗？

答：收货至 Max 注意，G Club International。

问：地址是什么？

答：162 East 64th, New York, New York, 10065。

莫里律师说：请放大一点，洛夫特斯女士，以显示发货日期。实际上，显示收据的整个中心部分。

问：这个 FedEx 包裹的发货日期是什么，邦苏坎先生？

答：2021 年 10 月 27 日。

问：然后看这里的账单信息，你能读出底部“运费账单至”下反映的内容是什么吗？

答：运费账单至：Lambo-340。您的参考号码，LC 732。

问：我们今天查看的其他文件中有看到这个参考号码吗？

答：是的。

问：那个参考号码反映了与 G Club 兰博基尼相关的什么信息？

答：那是卖给 G Club International 的兰博基尼 Aventador 的库存号。

莫里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请收起这个文件。谢谢。

问：邦苏坎先生，在您在达拉斯兰博基尼的职务中，在确认成功的电汇或资金转账并收到所需文件后，接下来您会做些什么？

答：我会把所有东西打包，然后送到我的会计办公室处理所有权证书。

问：车辆通常是如何交付给客户的？

答：请问？

问：车辆是如何送达客户的？

答：通常是通过车辆运输公司运输。

问：达拉斯兰博基尼有时会帮助安排车辆运送给客户吗？

答：是的。

莫里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请展示政府证据 GC-504。

问：邦苏坎先生，从宏观来看，这是什么类型的文件？

答：这是一份来自运输公司的派车单，用于运输 Aventador。

问：这是达拉斯兰博基尼在常规业务中保持的那种记录吗？

答：是的。

莫里律师说：法官大人，政府提交政府证据 GC-504。

法官说：它被接纳了。

(政府证据 GC-504 接纳为证据)

莫里律师说：谢谢。

我们可以展示这份证据。洛夫特斯女士，请放大上半部分，首先浏览订单信息。

问：邦苏坎先生，看看右边，这里列出的商业名称是什么？

答：Boardwalk Motor Sports LLC。

问：请再提醒陪审团一下这家公司和你所在的达拉斯兰博基尼店的关系？

答：当他们为中央调度创建这个账户时，这是达拉斯兰博基尼的母公司。

问：看左边的承运人，承运人在车辆运输中起什么作用？

答：这就是实际运输车辆的公司。

问：在订单信息中，有一个派遣日期。派遣日期是什么时候？

答：2021年9月22日。

问：预计取车日期？

答：预计取车日期是2021年9月25日。

问：这次运输的预计送达日期是什么时候？

答：预计送达日期是2021年9月30日。

问：看顶部的订单ID，你能读一下这次运输的订单ID吗？

答：LC 732。

莫里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可以缩小并关注下一个部分。

问：现在，这辆特定车辆的信息，如果您能读一下年份、车型和型号？

答：2021 Lamborghini Aventador。

问：然后看右边，交付信息，接收那辆兰博基尼的收件人姓名是什么？

答：Max (G Club International)。

问：那辆给 G Club International 的兰博基尼被运送到哪个地址？

答：373 Taconic Road, Greenwich, Connecticut, 06831。

莫里律师说：请问我可以有一分钟时间吗，法官大人？

法官说：可以。

(律师交谈)

问：邦苏坎先生，你知道 G Club 是什么吗？

答：不知道。

莫里律师说：没有进一步的问题了，法官大人。

法官说：交叉询问。

交叉询问：

由辩方施洛夫律师进行询问：

问：邦苏坎先生，您好吗？

答：很好。

问：你在达拉斯兰博基尼工作，对吧？

答：是的。

问：好的。抱歉，我看不见你。你负责这次特别的销售，对吗？

答：我帮助处理了这次销售的文件工作。

问：好的。可以这么说，你不记得有人像买普通车一样来看车，对吧？

答：是的。

问：没有人来看过车，对吧？

答：据我所知没有。

问：好的。你说的，我理解对了吗，达拉斯兰博基尼一个月大约卖出这种车 35 辆？

答：是的。

问：好的。这是一辆日常用车还是像运动车或赛车那样的车？

答：在汽车界，它被称为异型车。所以生产的并不多。热爱这个品牌的爱好者会购买这款车。

问：好的。人们通常买这种车是因为它开起来很有趣，对吗？

答：是的。

莫里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这不是每天用的车，对吗？

答：一般不是。

问：一般不是。好的。

你做这项工作已经 13 年了，对吧？

答：是的。

问：这是你在达拉斯工作期间销售的许多车中的一辆，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那么让我简单问你几个关于刚才莫里女士给你看的文件的问题，好吗？

施洛夫律师说：如果可以的话，请先展示 CT-39。

问：你认得这辆车，对吗？

答：是的，这是兰博基尼 Aventador。

问：“Aventador”是什么意思，你能告诉我们吗？

答：Aventador 是兰博基尼某一型号的名称。通常它们以公牛或著名的公牛或斗牛士命名。

问：好的。这是你卖的那辆车，对吗？

答：看起来是的。

问：你能告诉我们车上这个电线是什么用途吗？

答：这是电池维护器。基本上，当车停在车库时，保持电池充电，这样客户下次想开车时电池是满的。

问：你通常在每天使用这辆车时这样做吗？还是当车不经常使用时给电池充电？

答：这取决于。即使车子关闭，电脑系统仍在工作。许多车主总是想保持电池新鲜，所以他们会插上电源。

问：你无法判断这辆车使用的频率，对吗？

答：不能。

问：好的。

施洛夫律师说：可以把那个拿下来吗？请把 BR-460 展示出来。

问：460 是莫里女士给你的文件，她在这里做了你的直接证词，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她向你索要了文件，你把它们发给了她，对吗？

答：对。

问：你从来没有和我说过话，对吗？

答：没有。

问：你也没有和辩方桌上的其他任何人说过话，对吗？

答：没有，没有的，女士。

问：好的。我从来没有向你索要过任何文件，对吗？

答：没有。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请看下一份文件，CT-38。

问：所有文件都与这辆车有关，对吗？

答：是的。

问：莫里女士问过你一些关于这辆车车门类型的问题，对吧？

答：是的。

问：是剪刀门，对吗？

答：是的。

问：那有什么特别的吗？我的意思是，它只是个门，对吧，是直门，剪刀门？

答：在兰博基尼上——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答：在兰博基尼上，这是 Aventador 这个特定车型的一个独特特征。

问：就像个噱头，对吧？

答：不一定是噱头。只是它们的一种特定类型的门。

问：好的。这辆车上有一个叫做 VIN 号的，对吗？

答：是的。

问：VIN 号是车辆识别号，对吧？

答：是的，女士。

问：可以说，每辆车都有 VIN 号，对吗？

答：是的。

问：斯巴鲁有 VIN 号吗？

答：是的。

问：福特有 VIN 号吗？

答：是的。

问：所以与这辆豪车相比，如果我去买了一辆普通的旧车，它也会有一个 VIN 号，对吧？

答：是的，会有。

问：好的。所以这辆车的 VIN 号没什么特别的，对吗？

答：对，就是标识这辆特定车的号码。

问：好的，很好。

施洛夫律师说：请展示 295，GC-295。

如果可以的话，向下滚动。

问：这些是你关于这辆车销售的邮件交流，对吗？

答：你还在滚动吗？看起来是从 Max 发给很多人的。

问：对。你作证说你从未与 Max Krasner 交谈过，对吗？

答：没有，没有——没有面对面，或者——只是通过电子邮件。

问：好的。你们只是来回发邮件，因为你想让这笔交易完成，对吧？

答：是的。

问：这是你们开设经销商的部分原因，对吧，你想卖车？

答：是的。

问：这辆车的销售没有什么不妥，对吗？

答：是的。

问：你在卖这辆车时没有遇到任何警示信号，对吗？

答：没有。

问：好的。你在直接证词中作证提到过一封提到 Proton 的电子邮件，对吧？

答：是的。

问：好的。你也收到过来自 Gmail 的邮件，对吗？

答：是的。

问：Yahoo，对吗？

答：是的。

问：Proton，对吗？

答：是的，有时会。

问：好的。所以这就像是普通的电子邮件地址，对吧？

答：是的。

问：好的。你还作证提到过一个顶级秘密密码，对吗？

答：是的。

问：那个顶级秘密密码是 123456，对吗？

答：是的。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可以把那个拿下来，请展示 295。请往下滚动。对不起。

问：这些邮件来来回回一直在你们的经销商之间传递到九月份，对吗？

莫里律师说：法官大人，我反对。我认为 Shroff 女士提问的是一个不同于目前展示给陪审团的文件。

施洛夫律师说：我想要 460，请展示 460。

法官说：这是正确的文件吗？

莫里律师说：是的，法官大人，第 19 至 22 页。

由辩方施洛夫律师继续询问：

问：让我们从第 19 页开始。你看到上面的邮件吗？“嗨，Max，我们有……”

施洛夫律师说：就是这个，谢谢。

问：“我们有买方订单的签名副本。”对吗？

答：是的。

问：里程表和经销商转让表，对吗？

答：是的。

问：顺便问一下，今天在这里，你还记得这是你们转售的二手车吗？

答：这是一辆二手车。

问：对。所以“二手”是指它之前用过，对吧？

答：是的。

问：这不是一辆全新的兰博基尼，对吗？

答：不是。

问：好的。所以这是在转售给某人的一辆二手车，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今天在这里，你知道那辆车当时有多旧吗？

答：在那个时候吗？

问：对。

答：在 2021 年？所以它是一款 2021 年的兰博基尼，我们在 2021 年卖掉了。

问：好的。你知道之前有多少个车主吗？

答：不确定。

问：你知道是否超过一个吗？

答：可能是。

问：好的。你其实不知道，对吗？可能是一个、两个、三个，你就是不知道？

答：对。

问：好的，抱歉。在这封邮件链的这个时间点，是2021年10月19日，对吗？有人给了你一个地址，你读这封邮件是告诉你把文件寄到哪里还是把车寄到哪里？

答：寄送所有权证书。

问：寄送所有权证书，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你有把所有权证书寄到那个地址吗？

答：我没有，是我的所有权文员寄的。

问：好的。你知道东64街162号那里是什么吗？

答：不知道。

问：你知道那里有什么公司吗？

答：不知道。

问：你知道谁在那工作吗？

答：不知道。

问：你听说过一个叫郭文贵的人吗？你听说过一个叫郭文贵的人吗？

答：没有。

问：好的。

施洛夫律师说：如果可以的话，请向下滚动。

问：这里有关于护照的对话，对吗？

答：是的。

问：你得到了护照的副本，对吗？

答：是的。

问：你为什么需要护照，先生？

答：这能确认在购买特定车辆时代表公司签字的人是谁。

问：好的。然后你收到了护照的副本，对吗？

答：是的。

问：当然，你做了必要的事情来验证这是一份正确的护照，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然后在那之后——

施洛夫律师说：如果可以的话，请收起这个。

问：你有一封邮件问你是否可以协助运输。然后他们说可以提供运输协助，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当你运输车辆时，你只会在完成清单上的事项后才将车从经销商处运出，对吗？

答：是的。

问：你想确保所有权正确转移，对吗？

答：是的。

问：注册登记，对吗？

答：是的。我们在现金交易中不做登记，但我们确保所有权证书签给正确的买家。

问：好的。你也想确保买家有驾驶执照，对吗？

答：不一定是驾驶执照，只是身份识别。

问：好的。所以你想确保这个人已被正确识别，对吗？

答：是的。

问：你做到了，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在完成所有这些步骤之后，你就会把车运送到他们告诉你的地址，对吗？

答：是的。

问：今天在这里，你还记得这辆车最初是否应该去另一个地址吗？

答：不记得了。

问：你不记得了吗？

答：我不记得了，不。

问：好的。是否可以说，车辆的去向也决定了汽车保险的费用？

答：嗯，运输公司——当我们为客户安排运输时，我们要确保运输公司，首先，可能熟悉运送这种价值的车辆；并确保我们有足够的保险来覆盖在运输过程中如果发生意外的情况。

问：对，但那是关于运输部分的保险，对吗？

答：对。

问：你是否同意，作为一个在汽车行业工作了 13 年的人，每个州对汽车保险的维护成本是不同的？

答：我大概知道一些。

问：有些州比其他州更贵，对吗？

答：可能是的。

问：保险还取决于汽车是放在车库里还是停在街上，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反对有效。

证人表示他略知一二。

施洛夫律师说：他可能知道答案，法官大人。

法官说：了解这一点，他可以回答。

问：你知道不同州之间的保险费率是否不同吗？

答：不知道。

问：你知道如果把车停在街上而不是车库里，保险会不会更高吗？

答：这取决于保险公司。

问：好的，合理。

施洛夫律师说：请展示 504。不用了，实际上。

问：当你准备发车时，你被告知了一个地址，对吗？

答：地址不是我拿到的。我们有一个销售助理，专门为我们处理运输工作，与经销商合作。

问：好的。所以当你完成车辆销售后，会有其他人接手，确保车辆送到应该去的地方，对吗？

答：是的。通常是销售人员和我们的销售助理。

问：你知道二手车的加价是多少吗？

答：二手车的加价？

问：是的，先生。

答：这个可以有所不同。

问：你知道这辆车的加价是多少吗？

答：在这个特定情况下，一辆兰博基尼 Aventador，全新的 2021 年款，MSRP（厂商建议零售价）是 65 万美元。

问：好的。你不知道这辆车在被拿出来之前在停车场停了多久，对吗？

答：不——不特别清楚。我可以查一下，但不知道。不久。

问：当你与这个叫 Max 的人互动时，对吗，他告诉你或者至少告诉你们办公室的人车要去哪里，对吗？

答：是的。

问：你理解 Max 是 G Clubs 的一部分，对吗？

答：是的。

问：他在和你邮件交流时代表了 G Clubs 的利益，对吗？

答：是的。

问：根据邮件内容，你可以得出 Max Krasner 知道车要去康涅狄格州的结论，对吗？

答：是的。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可以给我一点时间吗，法官？

法官说：可以。（律师交谈）

问：当你确定最终销售价格时，你和谁谈过？

答：我没有和任何人谈过。

问：抱歉，我打断了你。

答：通常，销售人员会与特定客户协商价格。

问：所以你不知道 Max Krasner 在达成最终购买价格之前与销售人员交谈了多少次，来来回回谈了多少次？

答：不知道。

问：你不知道这些谈判持续了多久，对吗？

答：不知道。

问：你知道 Max Krasner 或 G Clubs 的其他人是否在车辆运输前对车辆进行了检查吗？

答：不记得了，可能有。

施洛夫律师说：没有进一步的问题了，法官大人。

谢谢。

法官说：重新询问。

莫里律师说：是的，法官大人。简短的。

重新询问：

由检方莫里律师进行询问：

问：邦苏坎先生，你刚才被问到一些关于我们一直讨论的那辆兰博基尼在车场放了多久的问题。你记得这些问题吗？

答：记得。

问：你提到它放的时间不长，对吗？

答：是的。

问：你对 2021 年秋季期间达拉斯兰博基尼的销售情况有什么印象？

答：2021 年秋季，显然是在疫情期间，搭载自然吸气发动机的车辆销售——比如这辆 Aventador——销售非常火爆，因为兰博基尼宣布他们将开始在其车辆上使用混合动力发动机。所以收藏家和喜欢这款车的人会尽量购买，即使他们支付的价格超过了原来的 MSRP（厂商建议零售价）。

问：你提到这辆车的 MSRP 大约是多少？

答：大约 65 万美元。

莫里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请调出政府证据 BR-460 的第 2 页。

问：关于这辆车的最终售价，这辆二手车的最终售价是多少？

答：未付余额是 832,000.75 美元。

问：这比厂商建议零售价高出近 20 万美元，对吗？

答：是的。

问：这是一辆二手车，但它与最终卖给 G Clubs 的年份是同一年，对吗？

答：是的。

莫里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如果我们可以缩小这个视图，移到左边，看看这辆车的里程数。它在左上角的销售单位描述中。

问：邦苏坎先生，这辆车卖给 G Club International 时的里程是多少？

答：317 英里。

莫里律师说：好的，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可以缩小视图，然后再回到顶部，查看列出的卖方和买方的名字。

问：邦苏坎先生，你在交叉询问中说你不知道叫郭文贵的人，对吗？

答：是的。

问：你知道 G Club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中的“G”代表什么吗？

答：不知道。

莫里律师说：请稍等，法官大人。

(律师交谈)

莫里律师说：没有进一步的问题了。

法官说：重新交叉询问。

施洛夫律师说：是的，法官大人。

请保留那个证据。谢谢。

重新交叉询问

由辩方施洛夫律师进行询问：

问：卖出的那辆兰博基尼，是红色的，对吗？

答：是的。

问：那几乎是一辆收藏车，对吗？

答：是的，可以算是。

问：实际上这是一项投资，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施洛夫律师说：她提到了。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价格比新车还高，对吗？你在给莫里女士作证时说过这个，对吧？

答：是的。

问：为什么会这样？

答：为什么价格更高？因为在兰博基尼的世界里，这是款受欢迎的车型，很多人都在试图购买这些车。

问：而且他们要更改车型了，对吗？你在直接证词中提到过这点，说是要改成混合动力车型，对吧？

答：是的，最终会改。

问：对。G Clubs 购买的这款车的价值只会上涨，因为他们不会再以这种方式生产这种兰博基尼了，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可能吧。

问：你在直接证词中说过，如果价格要上涨，人们会疯狂，他们想保留这种车型，对吗？

答：这有风险，是的，价格可能会上涨。但也有可能下跌。

问：对。但这就是人们购买它的原因，对吧？

答：是的。

问：你作证说这些车几乎是刚从停车场出来的，因为大家都认为这将是一个收藏款车型，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这是对他证词的误述。反对有效。

问：人们在疫情期间不断地购买它，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在大流行期间，销售额上升了吗？

答：是的，销售额上升了。

问：这款红色型号的车，对吗？

答：包括很多其他型号的车。

问：对。但红色型号的车也是销售上升的一部分，对吗？

答：没错。这是兰博基尼的一款稀有车型。

问：正是。谢谢。

施洛夫律师说：我可以把这个证据放大吗？

问：你看到左边的销售单元描述了吗？

答：是的。

问：上面写着“二手车”，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如果你再往下读这份文件，对吗？

答：是的。

问：销售人员的名字是 Durkey 先生。这就是莫里女士让你读到的电子邮件链中的人，对吗？

答：对，没错。

问：他是完成销售的人，对吗？

答：他会是与客户协商的联系人。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请将该页面缩小并显示文档的下一页。

问：这页显示的只是一次普通的汽车销售，没有什么不同——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提问范围。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这辆车离开停车场时是有保险的，对吗？

答：可能是的。

问：好的。它被送到康涅狄格州，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反对有效。

施洛夫律师说：我问完了，法官大人。谢谢。

法官说：谢谢你，先生。你可以离开了。

证人说：谢谢，法官大人。

(证人退席)

法官说：今天是最后一位证人吗？

莫里律师说：我们还有一位证人准备好了，法官大人。但考虑到时间，我们听从法庭的决定，是开始几分钟还是今天结束。

法官说：好的。我认为今天就到这里。你们可以离开了。

稍等一下。

陪审员们，我们今天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周一是阵亡将士纪念日，所以你们将根据给你们的指示返回法庭，以便你们能在 9:30 准时进入法庭。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你们要仔细遵守这些指示，并按时到达。

记住，你们不可以在彼此之间讨论这个案件。不要允许任何人在你们面前讨论这个案件。一旦开始听到证人证词，想要讨论案件总是很诱人，但这是绝对禁止的。

祝你们周末愉快，期待周二见到你们。

(陪审团不在场)

法官说：请坐下。我要求第五候补陪审员进来。

双方有任何问题要提出吗？

施洛夫律师说：没有，法官大人。

莫里律师说：没有，法官大人。

(陪审员入场)

法官说：你好。你是第五候补陪审员，对吗？

陪审员：是的，我是。

法官说：我收到你的便条，你提出了一些问题。但现在根据交通安排，我的感觉是你的时间表可以与讨论的第二个选项一致；对吗？

陪审员：正确。直到我的孩子完成学业的日期，即6月18日。

法官说：然后呢？

陪审员：暑假计划现在必须更改，以便我继续担任陪审员。

法官说：所以您可以做到这一点，您可以做这些更改吗？

陪审员：我还没有开始弄清楚这将需要什么。

法官说：好的，我要求你努力工作，并在周二回来。谢谢你。

陪审员：谢谢。

(陪审员不在场)

法官说：好的。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那么我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周末。

莫里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您也是。

(休庭至 2024 年 5 月 28 日上午 9:30)

审讯索引

审讯人：页码

ERIN McNAMARA

直接询问 由 Mr. Finkel 进行.....53

交叉询问 由 Ms. Shroff 进行..... 84

重新询问 由 Mr. Finkel 进行.....117

再交叉询问 由 Ms. Shroff 进行.....119

重新询问 由 Mr. Finkel 进行.....121

再交叉询问 由 Ms. Shroff 进行.....122

LOUIE BON SUKAN

直接询问 由 Ms. Murray 进行.....123

交叉询问 由 Ms. Shroff 进行.....143

重新询问 由 Ms. Murray 进行.....157

再交叉询问 由 Ms. Shroff 进行.....159

政府证据

证据编号. 收到

CT-20 through CT-30, CT-35 through 72,62

CT-74 through 105, CT-101

through 129, CT-157 through

187, CT-190 through 202,

CT-204 through 207

STIP-162

3666

13355

CT-20868

CT-20967

GC295130

BR460124

GC-504141